

再生

第 三 期 第 四 卷

目 要

再論現代戰爭之全體性

張君勱

政治家與革命家

離 中

三十年來學術思想之演變及其出路

立 齋

民族自信與民族復興

王錦第

法學上底制度觀念

錢公武

蘇俄的戰爭哲學及其統帥

孫寶毅

一年來東北經濟動態

鄭桂泉

書信一通

熊子真

中國往那裏去？

馮金白編 三十二開本 二八八頁

實價二角五分（郵票代洋）
（實尼通用）

我們所要說的話

國家民主政治與國家社會主義

我們對於救國問題的態度

我們要什麼樣的態度

民主獨裁以外的第三種政治

經濟計劃與計劃經濟

生產計劃與生產動員

國家社會主義綱領

我們與他們

這幾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國內當代有名的學者。對於中國建國問題有詳備扼要之敘述，絕非空洞不切實際者可比。在此國勢岌岌之時，本社特刊印公世，以供研究中國問題者之參考。

再生雜誌社發行部啟

再生第四卷第三期

目錄

再論現代戰爭之全體性……………張君勱

政治家與革命家……………離中

三十年來學術思想之演變及其出路……………立齋

民族自信與民族復興……………王錦第

法學上底制度觀念……………錢公武

蘇俄的戰爭哲學及其統帥……………孫寶毅

一年來東北經濟動態……………鄭桂泉

書信一通

與友人書

熊子真

編者後記

編者

全民族戰爭論

魯屯道夫著

張君勸譯

定價國幣一元

上海霞飛路一九六〇號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出版

本書爲德名將魯屯道夫所著。魯氏身親大戰。學識豐富。內容係討論現代全體性戰爭之性質。凡屬國民。注意國防者。應熟讀之。

再論現代戰爭之全體性

張君勱

歐洲大戰時，我適僑居柏林。因戰事發生，我即放棄書本生活，而專注意於戰爭情形的研究。二十年來國人但知內爭，絕想不到對外國防的重要。可是這幾年來因為領土喪失外交失敗的關係，抗戰的聲浪已成了普遍的口號。我因為在十多年前曾經目睹這一幕世界大戰的武劇，而這幕武劇的幕後，魯屯道夫將軍也是主要角色之一。我曾經認識過他。所以在這時候，我很高興譯他著的「全民族戰爭論」。我不是軍事專家，但我確始終是注意這個問題的一人。假如黑格爾所言，民族精神寄託於國家，而國家因外戰而存亡，這話是對的，則吾們治哲學的人自不應略戰爭問題而不談了。

現代的戰爭有一重要概念，即曰全體性。目前各國之政治與經濟受此概念之支配，而戰爭亦然。我們試以拿破崙時代的戰爭與現代的戰爭比較，即可瞭然。從一七九九到一八一二，拿破崙先為總統，後稱皇帝。先與意普俄奧戰爭。一八一二年以六十萬大兵伐俄，其中有二十五萬法國人，十五萬德國人，其餘有奧人，有波蘭人，到俄國時只剩十餘萬人，回法國時只有五萬人了。可見從前打仗等於挑担子一樣，只要一個人能挑得起，便可橫衝直闖，帶領人馬去打仗，而現代的戰爭則不然。現代戰爭却等於一個工廠——有房屋有機器有工人，

這是工作的根據地，決不容一個人挑得走。換句話說，現代的戰爭是整個的，牽一絲而動搖全局，這是第一點。拿破崙與人戰爭，其軍隊中可以包含許多不同國籍的士兵，如德國奧國入波蘭人之類，現在則不能用外國人來打仗了，這是第二點。我們根據以上兩點，便知道現代的戰爭與從前的戰爭不同之所在。這個不同點即是以本國土地上之全民族與其民族本身之精神力及物質力為根據。

現在戰爭為民族戰爭，以全部民族為後盾，以全國的鐵道，機器，人民為基礎，然後才能打仗，不然決不能持久，更譚不到取勝。進一步說，現代的戰爭是整個民族的精神和物質兩方面的總表現，所以需要有一定的步驟，通盤的計劃。因此之故，戰爭與農業，工業，商業，技術等問題，均有密切的關係了。茲分述全體性戰爭對於（一）財政；（二）工業；（三）原料集中；（四）糧食等問題之關係如下：

（一）財政問題包括（甲）金融；（乙）財政。因為戰事的發生，市場上必有一個劇變。甚至於市場完全停頓。換言之，即由普通狀態變成為特殊狀態。一方面因為國外交通斷絕，國外無市場，故出口貿易斷絕。一方面因為戰爭引起恐慌，人民紛紛將債券貨物出脫。在這非常時期，非有非常時期的籌碼不可。以歐戰當時而論，德國於戰爭之初，發行借貸券，以應付人民的押款與抵借，同時將現金集中並停止兌現。至於戰爭費用的本身，更是一個大問題。有的增加租稅，有的靠發行公債，大概不外此兩策。但是如果費用本身是只限于國內流通

，還容易解決。因為國內紙幣，可以發給國內軍火廠家。如果非要向外國購飛機大砲，則國家非有現金不可。不然，無法購外國軍火。所以，戰爭時的財政金融，固然要有計劃，有準備，而其先決條件，還靠國家的工業原料能否獨立以為斷。如果軍火靠人家來供給，那末現金流出，國內準備一空，人心更無法維持了。

(二) 工業動員問題。國家在平時要將槍砲子彈等完全造齊，以備戰時之用，這是不可能的。所以非臨時造不可。戰時軍火的供給，決非少數兵工廠所能供給，必得要全國的機器廠總動員才可。換句話說，即全國機器廠改造變為軍火廠，而受政府之支配和管理。這裏有一個先決問題，即國家非先有很發達的工業不可，而工廠又非有可以改造之準備不可，譬如魯屯道夫云，每砲每日自晨至天暗可發五百發。一砲如是，全軍中有砲幾何，即可以算定所需子彈之多寡。政府乃根據此預算，要求各廠分別担任製造。所以，所謂工業動員的問題，不單是在戰時國家有支配及管理之方法，即在平時其機器設備亦應有打算。鎗炮子彈在平時能標準化，然後各廠之出品，可以彼此移用，此為一總原則。美國工業界之所謂 Taylor-System 即由此種意思而發見的。

(三) 原料問題。煤鐵油是工業的基本原料，沒有原料，便無法打仗。一九一五年德國因銅不够用，人民收集門窗上的銅送給國家。德國打羅馬尼亞，其目的即在搶煤油，這完全是經濟上的原因而決定其應採之戰略。戰爭時如果國內原料不够，亦可想法與中立國交換，

但當時英國對中立國之商業，監視頗嚴，恐怕他們以貨物幫助德國。魯屯道夫本人曾到高加索去找煤，可見原料對於戰爭的重要為如何。國家第一步先想法取得原料。如日本國內積有三年內所需之汽油，即為此故。到了實在不夠時，就要看自己國家的科學發達如何了。科學發達的國家或者能够有所發明或自造。如德國現有人造橡皮之發明，這便是最好的例子了。

(四)糧食問題。一國的糧食在平時不夠，還可向其他國家購買，這問題不難解決，但一到戰時，則非以現金購買不可，而現金如果一旦流出，則銀行準備金，便立刻發生恐慌，這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即以德國而論，德國是一個農業工業各半的國家。到一九一四年底，國內糧食，即發生恐慌。於是一九一五年起政府便規定所有國內存儲的麪粉，非報告政府不可。全國人口，政府亦有統計。政府乃按人口比例，計算每人吃麪包若干，分發麪包券，向政府領取麪包，不能隨便多吃。如果不是這樣，一旦麪包起了恐慌，全國的秩序必起紊亂，那還得了嗎？與這問題有連帶關係的，便是牛羊的餵料問題。德國的餵料，向來不夠，如再從外國購入，則現金又非流出不可，於是德國的牛羊之一部先行宰殺，以解決餵料問題。但因此又發生弊病。即因屠殺牛羊之故，耕牛缺少，肥料亦缺少。此則為主屠者所想不到問題。當時又因牛乳缺少，嬰兒無牛乳可吃，變成面黃肌瘦之孩童，民族健康大受影響。我見當時中國學生三四十人一半多生了肺病，因為不得肉吃，脂肪不夠，所以生病。自此歐戰之後，大家都覺得農業乃戰爭不可缺之基礎。

至於人的調動，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在戰時，壯丁都抽調到前方去，平常機關的秩序，因之大為紊亂，有許多事因為關於個人的能力和技術，旁人不能庖代，一旦調開，而工作效能減低。這種情形，在當時的德國，已屢見不鮮。所以，德國的當局不得已又從前方調回人來，同時又要訓練能代替的人，到了一九一五年德國街上電車上開車的人，以及其他許多事，都用女人替代。以上人口移動問題，亦須靠政府設法調度，善為佈置。

中國人現在都喊着抗戰，我看戰爭最重要的基礎，一點也沒有準備。軍器既不够用，工業動員更不用說。希望全國上下努力一番，先從財政與經濟下手，只要生產力增加，經濟發達，而後財政上自然充裕。苟預算之總數能達十三個數字以上，自然可以從事海陸空軍備之大擴張，而工業基礎至其時亦自有多少底子。因為工業生產先發達，乃有財政上之大收入。若全國之資本，不用于生產，而但知道購買軍火，我國國防問題自不得解決的。



政治家與革命家

離中

我在本刊四卷一期上有一篇政治家如何養成的論文。

在那篇文章裏，我說明了革命家，政治家，及官宦家在中國傳統歷史中的作用。我說中國傳統歷史是革命家與官宦家狼狽爲奸的歷史。又說在中國傳統歷史上不容易有政治家出現，或偶一出現，也不容易持久。又說因爲不容易有政治家出現，故中國的建設事業無出路，亦即物質文明無出路。政治家是作事的，革命家與官宦家是治人的。革命家與官宦家狼狽爲奸的歷史是治人的歷史，在治人的歷史下，不會有物質文明出現。在我那篇文章裏，革命家不是好字眼。但却是高抬政治家的。在現在「革命」頂時髦，頂流行，頂普遍的時代，我說這話，一定是不投時宜的。粗心者流，可以罵我是反革命；有腦筋的人也可以對我的意思起懷疑，以爲革命家不就是政治家嗎？凡革命的是好的，這思想入人之深，吾豈不知？所以對我的意思起懷疑的人，是很自然的。就因爲是很自然的，所以我更有進一步說明的必要，以徹底釐清了這個問題。現代的青年人若認

清了這個問題，時代的思想必轉換一個新面目。新面目的到來，就是中國文化有出路的一天。

中國有傳統的革命家，因而對於革命一詞亦有傳統的意義。中國革命的第一着是湯武革命。以後的革命大概都離不了這個樣式，無論是文革或是武革。他們來回所革的是當時擁有政權者的「命」。把擁有政權者的「命」革掉了，他們便亦有「命」。這種新陳代謝的命叫做「天命」。他們生理的命早已有了，但是還沒有得到「天命」。沒有「天命」，就是天尙沒有將庶民與土地託付給他，因而他也就是尙未得到政權。當然，天命之給與不給，還是有待於他們的奮鬥。當時擁有政權者，若能奮鬥，沒有被革掉，這表示他尙有命——天命。若被革掉了。即表示他的天命已完，即所謂天數將終。革人之命者，若奮鬥的結果，未能成功，便表示他沒有命——天命。即沒有福應天之數，執掌政權。這只好自認晦氣而已。所以爭奪政權者，即革命與維持命者，一方固需奮鬥，但也得有天命之照應。因

此，天命所照應的人即是有命的人，這有了命的人的政權子是便算有了一定時期的保障。中國傳統的命是應天而得政權的命，故革命的人也是革這種得政權的人的命，即是說不讓他有這種有政權的命。革命者所希冀的也是這種應天而得政權的命，即是以新天命代替舊天命。換言之，即是以新的擁有政權者代替舊的擁有政權者，以新人代替舊人。這種代替法，或說這種革命法，有兩個結果是必然的：（一）是「命」的革不是「事」的革，是人的代替不是事業的與創。（二）這種革命法必永遠是循環下去，革命者人亦革其命。這兩個結果是很自然的，其影響又甚大。中國的歷史即是這種命相革的循環史。這種循環史自然具有一種特殊的文化面孔。如是，我們于此又可以進而認識中國的文化。由這種命相革的循環史，中國的文化可以是這樣的：（一）不作事的文化，（二）對付人的文化；（三）有文化而無文明的文化。這樣的歷史，這樣的文化，合而觀之，才算認識了中國。我以為這個認識是很具體而切實的。這樣認識下去，才能談將來的文化。

我在他處曾有過下面一段話：

然則中國人的精力都用在那裏去了？一在民性

的懶散與享受，一在政治上的官僚之縱橫捭闔，與秀才之迂腐無爲。中國人的精力全耗在這兩方面，而這兩方面便造成沒有文化的原因。我在旁處曾說過：中國的文化是懶散的文化，是享清福的文化；他的成績與結果是懶散的結果，是享清福的成績。這種結果與成績便形成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文化就在這裏。這種文化的所在，具體指出，便是八股的文化，文章的文化，吹牛誇大，浮而不重，虛而不實；總之，是詩的文學的，而不是科學的。當然，這話並不是說詩與文沒有真實性；不過其本身之真實性，與品茗賞花之真實性一樣。未見這種懶散的享受，能有什麼凝固的結果產生出來！這種品茗式的精神的，其意也即指此。中國人對於這種精神的涵養與熏陶，確實高明美妙，爲西方人所不及，或者至少也不能下於西方人。所以精神文明可以單屬東方。有些人不明白這個道理，以爲精神與物質是分不開的。有精神便有物質，有物質自然有精神。中國人沒有物質也沒有精神，西方人有物質當然也有

精神。須知這話最屬籠統，毫無道理，縱有道理，也是籠統的道理。對原題毫不對稱。不過若說精神與物質分不開，這話也對。中國人有其品茗式的精神，自然也有其品茗式的物質。其物質為何？曰八股，曰文章，曰詩詞，曰線裝書。只是這種物質不是改造環境，創造環境的結果。不能利用厚生，不能巧奪天工，所以也不是西方的物質文明。既然不是物質文明，當然可說是精神文明。這種沒有以凝固的物質為厚生之具的民族，其享受也只可說是享清福，不是西方人的享濁福。而這種清福也只有懶散才能得到，像西方人那樣猴子似的亂跳是決不能得到這種福分的。【中國政治家之兩種典型，宇宙旬刊，第三卷第十期。】

這段話的意思即足以表明中國是有文化而無文明的文化。這種不能產生文明的文化即是詩的，文章的，玄學的文化，而不是科學的文化。中國在詩詞歌賦，玄想冥思方面很有特長，但這些只是文化型，而不是文明型。表現這種文化型的文明乃是線裝書，汗牛充棟的四庫全書。除此而外，便是皇帝享樂所的宮殿。至于關於國計民生的經濟建設

，則從無人過問，只好讓它自生自長，自消自滅。有線裝書與宮殿，不能算文明。必須社會生活與社會關係有平均的發展，社會生產與社會消費有日趨人間味，而日遠自然味的進步，這才算是文明。中國在這方面，大是損色，所以只好讓我從權說一句「有文化而無文明」的話。

有文化而無文明，這表示中國人沒有作過事。故在消極方面說，中國的文化又是不作事的文化。中國人大家都想做王子老爺，事情讓天作去！作官的人專門想擺闊，專門想如何享福。但是，事情他們却不作。可是，集天下之精英供養一人，即不作事亦可享福。但這只有苦了老百姓。政府不為民衆作事，民衆的經濟生活只好聽其所止而休焉。在這種狀況之下，大家只好享清福。物質的供給太缺乏了，他們的飯吃的並不甚飽。在太平無事之秋，大家粗茶淡飯而後，仍可品茗賞花，聊充風雅。若一旦遇了天災人禍，粗茶淡飯亦不得飽的時候，那風雅的面孔，全變成了瘠瘠的面孔，野蠻的尾巴便于享清福中露出來。我會有一段話與此處意思正是一幅說法。茲節錄於下：

這種清福甚玄妙而風雅。故表面觀之，瀟灑之至。受這種文化陶冶的民族理當是最文化的民族了，孰

知不然。因為這種清福背後的形而下的根據，實是簡陋不堪故。簡陋就是不足。徒享清福不足以延殘喘，必有藉于形而下的具體物。具體物既不足，簡陋不堪，所以一關涉到具體物，便露出那風雅的尾巴來，便醜態百出，便你爭我奪，便殘忍刻薄。中國人一方最文明，一方最野蠻，于此可得一個真正的解析。文明風雅的時候，便是品題享清福的時候；野蠻的時候，便是爭口腹的時候。品題只是一種對外之感受，並沒有一種理智的運用。並沒有一種通天，馭外物，一貫的開掘外物，制裁外物的理性人格。並沒有理性的站得住。所謂理性的站得住就是以理性變物，造物，馭物，用物，而發展一貫的人格，而豐富我們的生活。【中國人的具體感與抽象感。字宙旬刊第五卷第二期。】

這一段話即說明了不作事的文化的流弊。

既不作事，他們的精力耗費在那裏去了呢？曰在對付人。關此，我也有一段話：

西洋人始終是作事的，中國人始終是不作事的。

以作事為主，大家目光都集中于事上，以事為公共對

象，故為不對人而對事。人與人之間的縱橫捭闔少，人與物之間的如何對付多。中國人則反是。目光不集中于事，而集中于人。專以造謠中傷為能，以互相殘殺為事。不以事為對象，而以人為對象。于是變成人与人之間的對付，而非人與事之間的對付。在好的方面，講道德，說仁義，這是對付人；在壞的方面，玩手段，設陷阱，這也是對付人。國家原是與公利除公害的機關，原是作事變物的機關。而今不然。成了宰割小民的機關（美其名曰治人），成了縱橫捭闔的機關。在這種情形之下，習久成風，自然不容易更移。有一二人想着以作事為主，必有許多攻擊，許多反對，發生出來。事未作好，而性命隨之。如商賈，如王安石，如張居正，皆不得好結果。或自身遭慘禍，或身後遭慘禍。或不遭慘禍而被人唾罵。諸作事的政治家之遭際如此，其故蓋可思矣。【中國政治家之兩種典型。】

這是對付人的文化。政治上的縱橫捭闔是對付人；理學家的講道德說仁義，也是對付人；革命家的命相革更是對付人。中國人的精力即耗在這對付人上。所以中國的歷史

是相敬史。廿四史是治亂興亡之陳迹。所遺留下的是令人發嘆息的慘酷，而不是國計民生的建設。大家除了對付人而外，便只有慘散與享受。對付人的時候是龍爭虎鬥，及至敗了下來，退出戰場，便只好吟風弄月，聊充風雅了。這兩種生活型是造成中國傳統歷史特性的基本原因。這種生活型的歷史，就是革命家與官宦家的歷史。這種歷史有什麼值得留戀處？造成這種歷史的革命家與官宦家有什麼值得羨慕處？這種革命我是反對的，這種革命家我不願意作。如其于蒼生無補，雖反之亦不可惜。【當然，我反對這種革命，並不是反對某一特殊時代的革命，及某一特殊時代的革命家。在一整串的歷史中，指出某一時代或某一人，大概都有他們不得已的苦衷，即所謂逼出來的是也。我們不能從一點上來反對，也不必這樣去反對。我們所反對的是這種命相革的循環路子。這種循環的歷史是要不得的，造成這種循環歷史的革命方式也是要不得的。我們的反對是在此處着眼。這種看法就是純粹的整個的因果關係的看法。看歷史所表現的因果關係之全面，並看這種因果關係所表現的法則之特殊性。不局于某一點或某一瞬上來看因果關係。若局限于一點或一瞬上作文章，決不會跳

出傳統歷史的圈套。因為你自己就是落於那個圈套中的一分子。你的是非就是那段歷史自己的是非，你的好惡也就是那段歷史自己的好惡。這樣一來，你只能因襲歷史，明白歷史，而不能批判歷史，改造歷史。譬如你若站在開亡清興的階段上看他們興亡的因果關係，你就只能限於開所以亡與清所以興那本身的因果關係。這就是所謂歷史本身的是非與好惡。你若局限于一點上看歷史，你所得的是非與好惡，充其量就是那歷史本身的是非與好惡。所以你能因襲與了解，而不能批判與改造。因襲與了解乃學究之所為，批判與改造非思想家不為功。本文統篇立言的立場是整個因果關係的看法，不是一點一瞬的看法。我要了解中國傳統的因果法則之特殊性，我要拆穿在此法則下產生的流弊，並要創造另一種因果法則來代替它。】

中國傳統革命的因果法則既如上述，既不可羨，試問現在的革命方式又如何？現在的政黨雖然多至不可名言，然真正稱得起革命的，恐怕只有共產黨最顯明。這話却並不是說共產黨最好。因為照我的意思說來，革命的並不一定好的。而那些不顯然耀武揚威作革命宣傳的政黨，也

許是真正的改進了社會。但無論如何，共產黨總是最顯然革命的政黨。如果他們的理想實現了，他們也真能改變了社會。站在這一點上說，我們承認他是最革命的。如是，我討論共產黨的革命。

共產黨最大的缺陷就是太理論了，太不察實際。這個毛病，用通俗的話說，用他們常用之以罵人的話說，就是太觀念了，太唯心了。他們雖然主張唯物，雖然極罵唯心。但唯心唯物，在學說上說，總都是一套概念。死咬着這一套概念，不察實際，縱然主張唯物，但主張總究是主張，不會是實際，故所唯的乃是物的概念，不是物本身。結果還是唯心。這種太理論的毛病是由于他們對於社會的一刀兩斷的看法。他們的看法太抽象了，太概括了，太懶了，太神經質了。這種看法是不會健康的，是不會有批判性的。他們只能鼓勵無識無知的人，不能鼓勵有思想有理智的人；只能鼓勵人類的情感一方面，不能鼓勵人類的智慧一方面。人類的活動不能永遠是情感的，情感需要智慧的指導。社會的中堅亦常在缺乏思想與理智的衆人，而倒在理智健康的知識分子。一種理論若只能專事于鼓動，而不能批判地改進社會，則決不會有顯著的成功。縱然有所

鼓動，能與風作浪，但到作事的時候，還是不能不一步一步地前進。更不能不與事實相磨鍊，相交涉，相遷就。這個道理，證以今日之蘇俄，便可瞭然。蘇俄，在現在是怎樣的遷就事實，是怎樣的變質前進，下面再論。現在我只說明，作社會運動，不當用一刀兩斷的看法與作法。共產黨，因為是兩刀的看法，所以一方雖顯然是很革命的，但他方他這種理論，事實上，又是不會實現的，或是隔實現還需要好多步驟。因為他不能繼承歷史，不能與社會的各種頭緒，縱的與橫的，接縫。好像切一個瓜，一刀兩半，便不容易再黏起來。既然黏不起來，還成一個什麼東西？還有什麼改進？既不成東西，又無改進，還成什麼革命？這種舉動要它作什麼？這種革命既不能與各種頭緒接縫，則結果他的事實必不能與他的理論相合。理論與事實既不相合，則他那套一刀兩斷的理論便算無用，而隨着這套無用的理論來的行動也是妄舉。于此，我們對於一刀兩斷的革命論可作以下三點觀：（一）理論只當着一種醱酵劑，醱酵了以後，即革命了以後，可以完全不管那套理論，而只逐漸與事實相磨鍊，相遷就，而繼續與各種頭緒相接縫。（二）理論與事實合一，說到那步，作到那步，作不

通。便。同。歸。于。盡。(三)以那套兩刀的理论爲行動的。烟。幕。彈，而事實上對於社會無改進無與創，只從事于有我無你的把持政權，搶奪政權。這三個路數，蘇俄現正走第一個。托羅斯基派歷來走第二個。中國恐怕是只有走第三個。

蘇俄于革命初成功之時，本想理論與事實合一，走上段所說的第二個路數。但是，事實上不允許，所以斯塔林竟可以放棄理論而與事實相遷就，相磨鍊。『當然他們的是一套基本理論這是照舊宣傳，只不過不去實行或簡別實行罷了。』我曾有一段話說明這個磨鍊的過程，今抄於此：

共產黨之主張爲沒收一切財產，盡廢除私人所有權。無論實際情形如何，凡彼之所至必先大攪一番，是之謂破壞一切，再造一切。蘇俄之革命，其初得政權之時，即如此行動。然此實盲目之威嚇，及事態穩定，則又幾經多變。自革命成功至現在止，其共產制之變更，有五次之多。其中大變三次，小變二次。戰時之絕對共產，其開端也。此爲大變者一。及至危機臨迫，爲應付實際情形計，又放棄戰時共產制，採用新經濟政策，此爲大變者二。新經濟政策，本爲對農

民讓步而設。及至列寧死後，斯塔林柄政，又繼續允許轉佃僱耕二事，此較頒行新經濟政策時又進一步，是謂新新經濟政策。此可謂第二大變中之一小變。新經濟政策，若逐漸實行，必足以孳乳富農，與資本主義無稍異。于是爲剷除富農計，又一變而爲五年計畫，此爲大變者三。五年計畫之對農業也，目的在以集合農場與國營農場代替一切私人農場而謀取消私有制。然農民有馴其牛馬，毀其農具，甚至全家自殺者。苛政之下，舉國騷然。爲緩和民心計，于集合農場，國營農場而外，又承認私人農場之存在。于是，時至今日遂並前兩者而爲三矣。此又爲第三大變中之一小變。『國內兩大思潮之對比，再生第三卷第八期。』

這是經濟方面的磨鍊。除這方面以外，于政治外交亦均有磨鍊與遷就。本刊上一期有李光忠先生一篇文章，介紹美國人最近對蘇俄的觀念。他說：

蘇俄駐美大使托洛亞洛夫斯基(Trojanovsky)于一月二十八日晚間宴會上藉着「蘇俄新憲法」的演講題目做了一點宣傳。他說蘇俄現行的是社會主義，

並非共產主義，甚至蘇俄新憲法中並無共產主義字樣。共產主義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社會主義是各盡所能，各酬其勞。他說司塔林是在社會主義之下推進民主政體，願與海外民主國合作。現今世界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鬥爭，乃是法西斯主義與民主主義鬥爭。而蘇俄是站在民主主義方面。〔美國人最近對蘇俄的觀念，再生第四卷第二期。〕

托落亞洛夫司基的話是對的。在政治方面，他們宣揚他們是站在民主主義一方面。政治既趨於民主，外交自然也傾向於與民主主義國家合作。經濟方面，他們承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當然不同于共產主義。他們現在又傾向于民族主義，這與無階級的世界革命又不同。這種種相反都表示他們是在與事實相磨鍊，都表示他們的實施與他們一刀兩斷的理論不相融。從此看來，蘇俄是走上邊所說第一個路數的。或者有人要說這都是策略，他們的目的還是在實行那兩刀的理論。吾說，策略排長了，便變成了步驟，便也都成了目的。如果把目的放在幾千年以後，這達到那個目的的一串步驟，我們能說它都是些策略嗎？在沒有這些步驟以前，我們現在看他們的理論是一刀兩斷的，

但是放在幾千年以後，有了一串步驟以充實之，那時也許就不是一刀兩斷的。所以我們現在不能純以策略目之。縱然他們心目中策略的影子，然而事實逼迫得這些策略成了實施上的步驟，因而也都成了目的。我們于此可有兩個結論：（一）以後革命是可以有的，但是一刀兩斷的看法與作法。我們不讓它有，我們要堅決反對。因為這種理論是不合事實的。事實上沒有這種兩刀情形。理論既不合事實，便成了一套概念的把戲。由此把戲而引出的行動都是些盲動或妄動。因為他們行動的對象是並不存在的。（二）一旦有了兩刀的看法與作法，他們這種看法也會完全沒有用。他們的作法也會覺得是胡鬧，或是白犧牲——犧牲自己或他人。他們于實施上必會逐漸變質，必會逐漸遷就事實，與事實相磨。既然要變質，則那套兩刀的看法與作法有什麼理由是由必須的。為什麼必造那麼一套與事實不合的理論？革命有什麼理由必與這套理論結合？可見兩刀的理論必須廢掉。廢掉了以後，我們就有辦法。

托落斯基派歷來是言行合一的，想固執地實現他們那一套兩刀的理論。他們主張世界革命，他們主張絕對共產，他們主張工人獨裁。他們罵斯塔林派為官僚為反革命。

這都表示他們很固執他們的理論。但孰知這是行不通的。所以他們失敗了。可是他們現在據說也想變質。他們的變法又不同于現在的蘇俄。他們以為共產主義不能一國單獨施行，所以要造成世界革命。現在世界革命既不成功，俄國仍當回復資本主義。要達回復資本主義的目的必須造成戰爭使蘇俄大敗，推倒斯塔林，否則不能有望。如果這個意向是真的，則托派的變質，老實說，不如斯塔林的變質。因為現行的蘇俄還是社會主義，若照托派而言，則簡直成了資本主義了。又斯塔林派宣傳托派勾結法西斯主義國家。如果這也是真的，則托派的勾結又實不如斯塔林的勾結民主國家。因為民主政治總比法西斯開明些。我們由托派的絕對變質，可知他們是走我上邊所說的第二個路數。即到行不通的時候，理論與事實同歸于盡。兩刀的理論不要了，革命的事實也完全不要了。不過，他們這種變法，我們是不贊成的。因為他們變來變去總脫不了那兩刀的情形。當初是非革命不可，現在是非不革命不可。這都是兩刀情形。但是這種情形最壞，因為它足以造成類乎中國的循環因果法則。這種法則足以使人們只是不斷的革命，不願得作事。所以最壞。

現在再看中國的革命。中國人是有傳統的。所以中國的革命還是免不了命相革的傳統味道。而共產黨的兩刀理論與行動又最足以使革命成爲虛空的命相革。理論是兩刀的，事實上又沒有這種兩刀的斷象，革命的對象先不存在。既沒有所革的對象，則理論完全失掉了指導的作用。既失掉了指導作用，則他們的行動就會覺得是茫然與盲目。在茫然與盲目的情況下就會使他們無意中因襲了歷史，只作官完事。中國的傳統，加上兩刀的理論，最容易得到這種結果。所以一般人說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表面是穿了時髦的洋衣，而骨子裏還是國粹。這不是無道理的。不但共產黨的革命是如此，國民黨的革命又何嘗不如此。試觀近十年來中國的氣象是同那方面傾向呢？那裏還有點革新進步的意味？現在的中國共產黨隨着世界共產黨的轉變而也轉變。我們自然也不能說中國共產黨純粹是國粹。新的意識不能說沒有。但是革命的對象既不存在，則革命的行動是凶然的，却無可疑。革命既屬凶然，而仍剛愎下去，便是命相革的爭天命。現在中國共產黨是轉變了，那就是說是變質了。如果是真的，這是中國之福。我們希望他們能如蘇俄那樣逐漸變下去。我們不希望他們像托羅

斯基派那樣變。但這只是希望而已，事實上能否如此，還是問題。

由以上的說明我們可以斷定：中國傳統的革命法則是不可靠的，這種革命家是不可羨的。現在的兩刀革命論是不合事實的，所以革命行動是必然的，以後終須變質。這種革命家仍是不可羨的。我們現在為顧全事實起見，為避免固然與變質起見，我們需要政治家，不需要那兩種革命家。

政治家以作事為目的。經濟不調，政治不調，總之有了時弊，皆是他們行動的動機與目的。趁着大家在變質，在與事實相磨練的時候，我們當極力利用這個機會，宣傳政治家，鼓勵政治家。世界成了政治家的世界，然後我們可以再造歷史：（一）以對付事的因果法則代替對付人的因果法則；（二）以事的單代替命的單。在英美諸有定規的國家，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們似乎是近于這兩個法則的。在現階段的蘇俄中，我們也承認塔林走在作事。希詩立與墨索利尼都在為祖國而奮鬥。「對事」與「革事」的法則，他們都是尊守的。這是西方文化不同于中國處。他們在政治方面，雖然是獨裁，然而他們是在作事，人民也就樂

于給他這個大權了。如果像中國這樣命令相革的闔下去，意國國民恐亦未必允許他們獨裁。獨裁，于別方面的缺陷，暫可不論，然要必以作事為前提，始能進行其獨裁。中國傳統歷史是不作事的，今乘此機會，我們宣傳作事。于共產黨變質的時候，我們還進一步勸其根本放棄那種兩刀的理論，而將目光集中於事，而將力量用之于爭奪作事或參加作事。共產黨若肯放棄兩刀的理論，而與政府奮鬥，必可得國民的同情，必可減少人民的疑懼，必可降低政府的敵視。必可接近事實而容易成功。同樣，國民黨站在作事的立場上，亦當放棄一黨專政，取消黨在國上，從速向憲政路上走，讓大家有公開競爭的機會。本來，在同一環境之內，對付同一眼前事實，其所允許解決問題的方法與東路是有限度的，有範圍的。惟在理論上，大家都有一套兩刀的理論，都存着有你無我的心理，都向着命相革的路上走，遂使敵視的程度愈日加深，方法策略距離愈遠。其實若把這些兩刀的理論去掉了，事實上是相差不遠的。這證之以蘇俄之邊就事實即可明白。若以英美法日諸政黨的競爭來證明，更其顯然。他們都是互相競爭的，然各在本國內，又都是差不多的。無論如何，美國的共和黨與

民主黨不是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對立。這就因為他們沒有兩刀的理論，我們這裏有兩刀的理論。友人錢九成先生以為黨爭可以亡國，所以他反對政黨政治。兩刀理論的政黨固足以亡國。其實唯偏狹的中國人有此病態。中國人把政黨看的太嚴重了，好像大家都是應運而生似的，都想爭天命。這種爭法不但可以亡國，而且任何什麼都可以亡掉。本文所反對的就是這個東西。但若把政黨看的平凡一點，溫和一點，政黨也不要專門說那兩刀的理論，而將目光集中於事，則政黨不但不能亡國，且足以與國。這樣看來的政黨，一方說，雖然互相競爭，但他方因為大家相差並不遠，又大家都以對事為目標，故遇困難問題又最易于集中與合作。在這種情形之下，獨裁也可，舉國一致也可，特權也可。歐美政潮恐怕就很近乎這個樣子。你不要以為意德鬧獨裁。他們實沒有中國這種兩刀理論式的革命。沒有兩刀理論的革命，將無論如何總是好辦。

照以上所說，只要政治家，不要革命家了嗎？政治家不革命，其作事的機會如何得到？這是一個很自然的疑問。但我以為革命是容許有的，但不必與兩刀理論相聯。沒

有兩刀的理論仍可以革命。此其一。沒有兩刀理論的革命，其革命容易成功，大家容易遷就，（英國的大憲章是一個例子），此其二。政治家的革命是事之革，是對事，不是命之革，不是對人，此其三。〔西安政變是很有意義的，大家須注意〕。在事事相革的法則之下，革命可以逐漸減少，此其四。在事事相革的法則之下，革命之慘與持久不如命相革那麼利害。此其五。

蘇俄駐美大使托落亞洛夫斯基宣稱：現今世界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鬥爭，乃是法西斯主義與民主主義鬥爭。這話很有義蘊。文藝復興以後，有宗教革命，政治革命，最後是經濟革命。現在托氏這話又證明經濟革命又必在某種政治機構之下始能進行。蘇俄傾向民主政治是很高明而且開明的。然則民主政治，又如何能反對？在民主主義之下推進社會革命，總比在獨裁之下容易。我們的事事相革的因果法則又如何能脫離了民主政治？我們願站在事事相單的法則之下，民主政治的範疇之內，進行革命，避免革命。這種革命不是兩刀理論的革命。如果這種思想影響了中國，中國的文化與文明始有出路。

三十年來中國學術思想之演變及其出路

立齋

自歐洲勢力東漸以來，吾國人思想之變遷，普通分爲

三時期：第一，船堅砲利時期，指曾文正，李文忠設兵工廠，船政局之政策言之；第二，變法改制時期，指戊戌康梁變政以至籌備憲政言之；第三，文學革命，及社會改造，思潮勃興時期，指五四以後文學革命，及家庭解放等運動言之。以上分類法，就吾國與歐洲接觸後，一般思潮之變化言之，其所涉及之方面，有關於技術者，有關於法律政治者，有關於文藝思潮者。可以見歐洲勢力之逼進，先從外部起，逐漸深入民族生活之內部。即如家庭問題之改造，今亦立於歐洲觀點之下矣。

今天所要講的，但指學術思潮之變遷言之，即指歐洲之科學哲學輸入東方後，我們學界所以應付之法如何。吾國人對於歐洲學術之態度，可分爲三時期：

- 一、門外漢翻譯時期；
- 二、一肩承擔時期；
- 三、分科研究時期。

一、門外漢翻譯時期，指曾李設江南製造局後，翻譯西洋各種書籍言之。當時製造局所譯各書，大抵是關於化學，數學，物理，天文，及製造機器，砲彈等書。同一部書，而譯書之人有二；一口述者爲外國人，一筆錄者爲中國人，如李善蘭，華蘅芳及徐某（化學家）等。此筆錄者並不通外國文字，惟對於理化數學，素有興趣，且長於中國文字，故以充口述者之對手方。彼等既非各科學之專門家，對於所譯書，但負中國文字通否之責，至於內容如何，悉聽口述者之所言，不能有所斟酌去取，故我名之曰門外漢，言其對於各科學爲門外之人也。

二、一肩承擔時期，此時代略當戊戌政變，庚子拳亂以後，當推嚴又陵，梁任公兩先生。嚴又陵所譯各書，如赫胥黎天演論是關於生物進化之書；斯密亞當原富是經學之書；穆勒約翰名學是關於論理學而偏重於歸納方法之書；韋已權界論乃穆勒約翰討論個人自由之書；孟德斯鳩法意是根據各國地理歷史推論法律由來之書；斯賓塞羣學

肄言是社會學初發生時期，社會學方法論之書。以上各書，有屬於生物演化學，有屬於政治學，有屬於經濟學，有屬於法律學，有屬於論理學及哲學，以一人所涉及的方面如此之多，無非急於將西洋思想輸入中國，而不暇顧及自己之專門學問為何。梁任公亡命日本之時，所做工作，是偏重於輸進西洋思想。他在新民叢報所著新民說，如進取，冒險，獨立，自由，公德，民族主義等篇，無非採取歐洲之新觀點，以轉移中國人心。他所貢獻不像嚴又陵之注重翻譯，而在乎能以自己所見及之歐洲學說與情形，用自己流利之筆法，打動中國人心坎。更考他所介紹之歐洲學說，有康德，霍布斯，孟德斯鳩，邊沁，陸克等各家。

他所討論問題，有為教育，有為法制，有為貨幣金融。各種西洋學說，皆可到他筆下。所以我說嚴氏梁氏是一肩承擔的人。梁任公批評他自己對於這個時代工作之言曰：

『戊戌政變，繼以庚子拳禍，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學子相率求學海外，而日本以接壤故，赴者尤衆。壬寅癸卯間譯述之業特盛，定期出版之雜誌不下數十種；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數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然皆所謂梁啟超式的輸入，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

，惟以多為貴，而社會亦歡迎之，蓋如久處災區之民，草根木皮，凍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頤大嚼，其能消化與否不問，能無召病與否，更不問也，而亦實無衛生良品足以為代。』

梁任公為吾國學界先進，自謙若此，是值得我們佩服的。此時我們學界與西洋科學哲學，有了真正接觸，比第一期之隔膜，已有不同。而西洋科學哲學門類既多，我們治學之人，如立大海中，無法探得海之面積大小。換言之，於繁雜之科學哲學中派別如何，歷史如何，皆無從準確知悉。猶如蒙童初入學時，教科書尚且皇皇不暇，又何敢站在這門學問以內，來判斷甲派長短得失，或乙派長短得失如何？一個溺水之人，何敢對於水之廣狹深淺加以論斷？在此時代有一二人以輸進全部西洋學術自任，大家推為先知先覺，因而他們除掉自居於百貨商店以外，無他遺矣。

三、分科研究時期，東西洋留學生漸漸加多，有的學自然科學，有的學社會科學，有的學陸海軍與技術等。這些留學生雖然人數很多，但是大部到行政方面，軍隊方面，工商方面去，留下少數人來作學術的工作。不過此時期中分科研究趨勢，已漸明顯。我們若把國內各名家所担任

各種科學以及哲學之專門工作，分別記載出來，並非難事。

現在略舉數人，以表現此分科之趨勢：

第一地質學 丁文江 翁文灝等。

第二物理學 吳有訓 嚴繼慈 葉企孫 姚郁泰等。

第三數學 蘇步青等。

第四植物學 胡先驕等。

第五優生學 潘光旦等。

第六政治學 蕭公權等。

第七哲學 張東蓀等。

第八論理學 金岳霖等。

第九經濟學 馬寅初等。

第十社會學 孫本文等。

以上所舉各人，對於某種科學哲學，是否已有特別創見，姑置不論。不過彼等以某科學問爲自己研究的田地是已確定的了。至於分科程度尙不能使我們滿足，譬如哲學中包含認識論，論理學，倫理學，形上學，哲學史，與夫專家研究，專題研究，各部門皆應有專門担任的人，而我們各大學中對於以上各門分科，還不到這個程度。至於各人在自己範圍以內，有特創的見解與發明，自然更難。

以上所說對於二三十年來思想演變，給他一個回顧。至於以後的出路，是怎樣呢？先就社會情形說一說，有三點應注意：一。激刺，二。感情，三。行動；此三者最足妨害學術思想之發展，不可不加以改善。

第一、我國人對於世界情形如俄國五年計劃，如希特勒登台，凡大吹大打的事情，最易引起注意，於是羣起討論；等到過了一時，各人興趣又淡焉若忘。此種現象一方面可以說是幼稚，好比小孩子的注意力，是不能長久的；他方面可以說他是衰老，因爲不經過大吹大打，就像聾聵的人，不能視聽一樣。從這個毛病看來，國人從國際形勢所接受的，只限於官覺部分，還沒有到心坎裏去，故名之曰激刺。

第二、現在國內人受了國家形勢刺激，頗趨於感情用事。如所謂打倒帝國主義，如所謂打倒資本階級，專從仇恨方面，情感方面，鼓起人民的熱心。至於帝國主義何以能侵略，資本階級何以能剝削，我們如何能抵抗帝國主義，如何能限制資本階級，這是需要一番計劃，而後能解決的，換言之，這是理智而不是情感的。

第三、最近從歐洲移過來的目標，有所謂社會改造運

動，有所謂直接行動，有所謂「幹」等名詞。此種種中無非表示以行動爲第一義。既有行動，當然對於學說方面，不免於武斷，因爲需要一種信條，方能有所動作。同時須

得驅使一般青年，在宣傳示威方面工作。惟其如此，乃有所謂實行或動作。大家對於討論或思考，視爲空譚，無濟於事。

我舉出以上三點，不是說以上三事，完全於國家無益。我亦知道惟有情感，然後一切動作乃有一種熱烈情緒。不過如其專向以上方向走，那麼理智不能發達。因爲理智是重在思考，重在靜默中分析或綜合，而不在盲從一家之言。重在對於各種學說加以公平研究，求一種永久的辦法，而不兢兢於一時的表現。我可以說，如其學界上不抬高理智，不但一切學術不能發展，就是政治經濟上也不會有良好的計劃。

現在我更從積極方面，說到我們思想的出路，我要先聲明一句，第一、所指出來的不是思想方法，因爲有了方法，不一定就是能思想。譬如讀了一部論理學，雖懂了思想方法，不一定就能對於思想上有所貢獻。第二、我也不同大家討論思想內容，因爲懂得思想內容，等於採樹上現

成果子，不一定就懂得種樹。所以我以爲思想上的出路，不在方法，也不在內容，而別有所在。

我曾經看過一個大思想家傳記，這本書名我忘了。前面有一句卷首語，寫着「思想家的任務在思想」。我看此語吃了一驚，因爲這卷首語，並沒有說出思想家的任務如何，而就說思想家的任務在思想。這個「思想家」與「思想」兩個名詞連在一起初看來是重複的，而其實有很奧妙的意義。

人類之所以爲人類，在乎他有思想，在乎他有自主的思想。甲爲甲階段之研究，而有甲說；乙爲乙階段之研究，而有乙說。乙之所說與甲不同，因爲乙有乙的思想，比甲進了一步。一個個人如此，一個民族也是如此，不應人云亦云，而貴乎能說他民族所沒有說的話。這個就是一個民族自主的思想。我舉一個例，拿哲學來說，有了笛卡兒蘭白涅茲的理性主義，有了陸克等的經驗主義，康德能够提出所謂批導主義，這個批導主義，就是他的自主思想，比前兩派進了一步，康德惟其如此，盡了他思想家的任務。再如英國提倡個人主義，認爲個人各自發展，自然能達到團體利益；至於德國人，未嘗不承認個性之重要，但是

認爲一國的學術法制政治經濟，皆以民族以國家爲本位。所以德國人看國家思想看民族精神，比英美人來得重要。這就是德國人特有的思想，即是德國民族對於世界思想之貢獻。再舉學術上的例說一說，昔日有了舊心理學之所謂觀念聯合論。現在德國的 Kohler、Katka 提出所謂完形心理學，這就是 Kohler 等的特有意思，能將心理原子論打倒，而說出心理上固有的結構來。愛因斯坦能推翻牛頓的絕對時空論，而達到相對時空，這就是愛因斯坦思想的特點，也就是他對於學術史上的貢獻。

在以上所舉的例中，可以見文化之進步，在乎有能思想的大思想家。所以大家如要問我中國思想的出路如何，我可以用與那卷首語同樣的話，就在乎能思想，就在乎有思想家。

大家聽見了這句話，或不免奇怪，因爲在思想幼稚的吾國，怎能一下生產出來像康德像愛因斯坦這樣大思想家呢？我所說的，不是希望今天或明天從天上忽然降下幾個大思想家來。我所希望的，是我們處到一個困難環境中，應該有自己立場上的一種考量，有了考量自然能發現一種新思想。比如說現在有一派人主張十九世紀式之民主政治

與思想自由等；他一方面亦有人主張俄國式意大利式的獨裁政治與思想壓迫。假定我們拿這兩方面長短得失，比較起來，而定其所應取舍，這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特有思想，就可以對於世界政治思想上提出一種新貢獻來了。其他科學方面如物理學心理學生物學與經濟學社會學乃至哲學等等，可以容許我們這種工作的，決不在少數。所以我們從模仿採取，而達到我們思想的自由與獨立，決不是很困難的事情，就靠我們國內學者大家來努力。

現在我要舉一段熊十力先生在他文化與哲學中的話：因爲這段話對於今後思想發展很有關係的：

「吾曾發一種議論，即謂中國學人有一至不良的習慣，對於學術根本沒有抉擇一己所願學的東西。因之於其所學，無有不顧天不顧地而埋頭苦幹的精神，亦無有甘受世間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於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於學術有所創闢，此比孟子所謂緣木求魚及挾泰山超北海之類，殆尤難之又難。吾國學人總好追逐風氣，一時之所尚，則羣起而趨其塗，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經一利那，風氣或變，而逐臭者復如故。此等逐臭之習，有兩大病：（一）各人無牢

經濟旬刊

第八卷 第三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江西省政府統計室出版

固與永久不改之業，遇事無從深入，徒養成浮動性；
 (二) 大家共趨於世所矜尚之一途，則其餘千塗萬轍，一切廢舉無人過問。此二大病都是中國學人死證。

我可以告訴大家，一國之中，有新聞記者，專顧到輿論與世界空氣；又有大學教授，專門在課本上討生活；又有政論家時刻不忘政界上升沉的趨勢。這等人都不是思想

家。因為思想家在他範圍內，不論為哲學為各種科學，有一種不顧天不顧地而埋頭苦幹的精神，簡單說是思想為一事業所寄託。如其我們有這種精神，不怕我們今後沒有思想家，更不怕未來思想史沒有光明的前途。

目 要

- 江西省一年來之地政設施狀況
- 南昌市中正橋之建築經過
- 二十五年江西各縣芋蕨產量估計
- 二十五年江西各縣皮棉產量估計
- 二十五年十一月江西各縣氣象統計
- 江西省雷茶復興委員會應取之方針和辦法
- 修正江西省財政廳會計委員會組織規程
- 整理南昌市生命統計暫行辦法

經 濟 要 聞

□ 國 際

一年來世界銀行市法郎貶值後法經濟逐漸轉好
 英將貸款救濟法國財政
 美總統制經濟特權延至一九三九年
 美大水為災

□ 國 內

去年我國對外貿易概況
 中央造幣廠去年共製輔幣二千餘萬元
 去年由滬出口華茶達二千四百餘萬元
 閩省繼續統制紅茶運銷
 過去一年來兩湖紅茶產銷概況
 粵救濟米荒組織銀行團負責採辦
 濟南救濟農村經濟

□ 本 省

省府擴大農倉組織建築農倉
 各行工商信用貸款達十萬元
 本省整理土地公債已向銀行抵借現款
 各縣合作貸款改用分金庫收解

民族自信與民族復興

王錦第

在變態心理學上有一種病症，名叫做「自卑癩」(Inferior Complex)。害了這種病的患者總是覺得自己不如別人。這對於患者的前途發展上有莫大的妨礙，因為矜持受了損害，自信力碰到了打擊，於是自甘墜落，下流，便失掉了奮發進取的精神。一個人有了「自卑癩」便會有這危險，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也是如此。我們中國民族現在便害着民族的「自卑癩」。

但是有人也曾說過，中國人民是一個驕傲的民族，在閉關自守時代，我們對於外國的民族，不是看不起他們嗎？「中華民族」的「中」字便是自高身價的明證。稱四境的民族爲什麼「南蠻北狄，東夷西戎」，以至於海關初放的時候，外國使臣求謁皇帝，不是非讓他們行跪拜禮不行嗎？稱呼白色民族，叫他們作「碧眼兒」或「洋鬼子」，這種「夜郎自大」的民族，而我們說他害民族自卑癩，豈不是夢話臆語？但是我們要曉得誇大狂與自卑癩是似相反而實相近的兩種心理病態。大體講來，中英戰爭以前，閉

關時代，我們過於自大，現在就又過於自卑，自大使我們不求進益，自卑使我們洩氣，退縮，消極，失掉了民族的自信或矜持。

現在可以舉幾個例子，看一看我們民族自卑癩的病相。其一便是我們自認爲衰老的民族。我個人始終不懂「民族衰老」一詞的意思，據一般說者的意思，好像指中國民族已有四千年以上的歷史，在過去文化史上也曾有過光明明燦爛的時期——如周秦的思想哲學，唐代的文學藝術，以至於火藥，羅盤針，印刷術的發明——中國民族在人類史上的使命已盡了，老了，「老狗能玩不出新把戲來」，只有看着那些新興的民族在人類舞臺上弄新花樣了，這種「坐以待斃」的「民族衰老觀」，不曉得是誰何人氏所發明，但是以訛傳訛的結果，我們在普通講話中，時常聽到「老大帝國」或「民族衰老」一類的說法，其實，照我們的想法，所謂「民族衰老」根本是一種無稽之談。現在且讓我提出一個幼稚的反問，有生物學家證明中國人初生的時

候便帶幾根白頭髮來嗎？設若我們真有類似這樣「生物學上的」低能弱點，那末，我們這支民族在世界爭生存的前途，誠然不堪設想。固然，我們並非不承認我們國家「社會學上的」病態，如貧窮，自私，愚昧，疾病。這些都是中國民族不能適應現代生存的事實。但是我們在這裏要分清「社會學上的」病態與「生物學上的」優秀，或低劣是兩回事。雖然社會的健康或病態足以影響生物——民族——的適應狀況，但不能說社會的病態就是生物的病態。中國民族近百年來所以在人類舞臺上，與其他民族比較起來，總不免落伍失敗者，原因是「社會上的」病態。若從生物學或民族心理學看來，中華民族的天賦，與任何民族比較起來都不示弱。曾經有一位心理學家，做過世界各種民族的智慧測驗，結果是黃色民族的智慧高於白色民族。就拿中國在各國的留學生來說，除了醉生夢死不求上進者外，凡能勤勉向學的青年，與世界上任何優秀民族中的學生相形之下，並不見絀。但是一個民族只有天賦的聰明，而沒有健全的社會組織，絕不能立足於現代的世界。印度人也是公認為聰明的民族，而今却是大不列顛帝國的殖民地了。

我們不能不老老實實的承認中國的社會是病態的，同

時也要記得中國民族的天資，與其他民族比較起來，並不能。不特不低能，而且還超越他們。只要民族之生物條件不低劣，那末，社會的病態總有被我們克服的一日。至於民族自卑癥的形成，先是由於軍事的失敗，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誰高誰低，自然容易比較出來。到了發覺到「洋人」的洋槍確是比我們的武器高明時，於是富有國強兵運動。清末的變法，張之洞在武漢設立兵工廠等，都可以代表當時維新的精神。後來漸漸發見「洋人」在利用厚生上也有一套比我們高明的法寶，於是「聲光化電」的格致之學，也輸入到中國來。但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聲光化電」不過是「為用」的學問，換句話說，「為用」的學問是物質文明，「為體」的學問是精神文明。前幾年梁漱溟提出了振動一時的問題，便是所謂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異同討論。在他看來，西方文化的根本源泉是物質文明，東方文化的基礎是精神文明。這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看法，大體相同，認為東西文化各有得失。更進一步的時候，覺得西方人不特在利用厚生方面比我們聰明，就是政治與社會的生活也是我們所望塵莫及的。甚至文學，藝術，倫理，哲學，宗教都高於我們一等。於是

所謂「全盤西化論」的口號就應運而生。與這口號對抗的有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的諸教授，這是前兩年吵得很起勁的問題。

為將中國建設成爲現代國家，很虛心的暴露自己國家的病態，文化的落後，以便接收歐美的文化，這種謀國的苦心，我們當然應給與以極大的同情，但是却不能因此便忘掉這種「自己一切都不如人」的心理所產生的副作用，這種副作用的現象就是「民族自卑癩」的形成。我們在平常談話中時常聽到一些「高等華人」，以至那般盲目的歐美崇拜者們，在誦論中國人或中國事情的時候，最喜歡說的一句話，就是：「中國人，就是這種樣子，」或者「中國事情是沒有辦法的。」這樣的說法，好像「中國人」，或「中國事情」，乃至於「中國的一切」都成了字典上不辭字眼的代名詞了！因爲這種民族自卑的結果，我們不自信，不自尊，反過來說，便是盲目的崇拜外人。舉例說吧，一個國家的語言是民族意識寄托的所在，試看現在的情況，我們不是卑棄自己的語言與文字嗎？一般「高等華人」總喜歡講洋話，覺得說本國的語言不够神氣，就是不會講通洋話的人，也要說幾句「洋涇浜」的洋話，以爲好

像如此便能提高身價似的。寫文章也用洋文，（幽默大師林語堂用洋文寫的我的國家與國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雖然罵我們自己民族很利害，但我覺得他對於中國民族與中國文化的自信却特別深刻，我並非國粹論者，反對用外國語言與文字，乃針對那般奴隸八哥式的學主人說話的那種自卑態度而已！）其動機我是不懂。在沒有用洋文寫文章的必要時，而故意用洋文寫，這便非愚即妄。講到這裏，想起日本人對於中國的批評來，他們常說中國是「歐美依存主義」，所謂廣田外相的對華三原則，其中有一條是讓中國放棄「歐美依存主義」。這種話在日本人口中說來，本來是很下作而醋意的，因爲中國正不少「日本依存主義」的份子。然而我們若能細心的觀察一下，中國人，尤其是知識階級，有的是「歐美依存主義」，也有「日本依存主義」，還有「蘇俄依存主義」，最缺少的是「自己依存自己主義」！這種忘掉民族自尊的病根是「民族自卑癩」的作祟。一個人失掉了獨立自尊是將日趨於下流。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又何獨不然呢？

我還是以語言文字作例，看一看我們民族自卑的醜態。作者去年春天在東京的時候，有一天同一位中國留東的

老教授（在我們有名的諸大學作過多年的教授，而且是在社會上相當有名的學者！）出門遊逛，在出門以前，他告訴我，無論到什麼地方，別說中國話（當然要講的是日文！），怕日本人發覺我們是「支那人」的時候，看不起我們。他那種觀光上國，自慚形穢的本事，我真莫明其妙。原來讓別人曉得我們是「支那人」的時候，就是一件可恥的事！中國人喲！你被沒出息的不肖後人，將你製成爲一不祥詞兒的代表者了！

還有一次，我聽到另一位留東教授先生的妙論。他是認爲「日本必亡論」者，理由是中國必亡，而且要亡在日本，日本滅了中國，日本天皇將在北京「南面而王」，中國人與中國社會是萬惡的，任何人與任何事到中國後便要腐化，毒化，日本人被中國腐化後，豈不也要滅亡？這種邏輯妙是妙極了，而且說話的神氣並不是戲論，最後我沒敢贊一詞，心裏想着，民族自卑的症候是很可觀的了。

我們的民族自卑心理，是到處都可以發見，例如在教育上，或社會上，我們不信任本國教育造就出來的人材，而對於所謂「鍍金」或「鍍銀」的留學生便另眼看待。杜威曾經在一本書上說，留學生在中國形成「特有的範

疇」(Delite Category)，其實這種現象是民族自卑的醜態，下流而卑污，至於留學生中間，因留學國別不同，而各自結黨成羣，互相輕視，更是下流之尤者了！我們認爲這種殖民地人民式的自卑心理一日不除，則中國在學術或政治上永無獨立自主的一天，前途將有不堪設想的危險！

所以中國民族如欲復興，必得由增強民族的自信或自尊做起。雖然中國民族的社會失調，文化落後，但是我們自信民族的天賦並不低能，將來在世界上，人類中還有中華民族試展身手的一日！文化雖然停滯，社會雖然有病態，但只要能自信，肯努力，再加上我們民族的智慧聰明，必能將中國民族起死回生！

至於鼓勵民族自信，強化民族意識，絕不是提唱鎖國主義。恰恰相反，我們認爲中國今後的建國，對於世界文化——尤其是歐美文化——要虛心而盡量的吸收。但是態度要獨立自主，取捨要有分寸，同時對遠東文化——就是中國民族的文化——加以整理，重新估價，其有價值而適於現代生存者，我們不特要保存，而且要發揮光大之，以求遠東文化貢獻於世界人類，而對於已經腐衰的傳統，其

不適於現代生存者，我們便該毫不猶疑的加以擲棄。世界文化的趨勢，雖逐漸走向一元化的途徑，但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型」(Culture Pattern)，總有它的特色。假如不問這種「特色」的善惡，而只求同於他系的文化，那便是民族自卑！

總括起來說，我們民族能自信，民族才有復興的一天。但自信並非誇大，我們也需要虛心，但虛心絕非自卑。恢復民族「族格」的自信，根除「民族自卑癡」的心理，這是民族復興的第一步功夫！

四月七日晨

本刊第四卷

第一期要目

說自己的話	記者
思想自由與立國常軌	張東蓀
今後文化建設問題	張君勱
政治家如何養成	離中
小評論	大微

第二期要目

評現行大學教員	記者
戰爭之全體性	張君勱
美國人最近對蘇俄的觀念	李光忠
制度經濟學之基本出發點	離中
小評論	大微

法學上底制度觀念

錢公武

今日顯而易見在任何科學或哲學部門中，都有一種相同的傾向：大家都在努力打破那些抽象的一般概念而從事於實際或具體的研究。可是漠視這種一般概念底精神創造性，使和我們生活或認識要求相違反了。因為這些概念

，實在於人們探索和了解實際時是必要的。我們必先從一般才及於個人，從抽象才及於具體。我人於認識時往往用智慧而不用眼底直覺，這可說是亘古難移的定論。我們舉醫學底例來說，雖然在實際上我們僅見到各種不同的病人，可是在醫生診視和開方時，仍然需要認識那種疾病之醫理（如它在醫術上底一般敘說和分類等）。對於法官也是一樣，他在審判案件時必於實證之外，參按法理上底概念而知應用何項法的規律。所以我們非但不宜過於重視那些實際，相反地那些概念對於認識倒具有必要的功用，而且人類底智慧力也由此而增大。

不過在這樣認識實際之偉大作用中，那些概念却自始即受一種條件底限制：這些概念必然地不是由「先驗」

（*A priori*）而成立，也不是純理性的閉門造車；它必須在一定時間和環境內從社會事實和經濟、文化及道德需要間所產生。職是之故，那些概念便是實在事物底一種「精神建設」（*Construction de l'esprit*）。

但是這種實在事物是可以變動的，因此那些概念便也須隨時加以改觀，以適應物的環境。所以一位法理學者底責任，却並不像十九世紀他們大半所設想的一般，僅在謹嚴地保守着法律的名詞和文法。因為我們底生活，實際上往往和包容生活的那些法式和規律相拮抗，所以在現實和法律方式間便將達到完全的分離。一位法理學者底真正使命，其精神活動是既複雜而又尊嚴，正和一位藝術家一般，他須解除虛幻的頭腦而利用人類大衆以達到真實，所謂真實在這里便是自動發展的社會生活。其次他更須選擇一個適當的時間，在完全和現實相應的字義和新的概念上，實現出社會變動的「法律穩定性」（*La stabilisation juridique*）。由是說來，一位法理學者是必得繼續加以觀

察而建設的。

職是之故，我們爲了適應事實的需要起見，法學技術底修改已是今日一種不可避免的要求。公法和私法底法律技術，前者一向爲國家絕對的主權概念所支配，後者則以個人無限的自主概念爲主旨。我們一推其源，前者可說是直接受了法國大革命底影響，乃是十八九世紀歐陸國家主義發達的結果，至於民法則可遼溯及羅馬法，或至少還是

文藝復興時代底產物。我們今日底世界，一方面科學發達，另一方面文明進步，當然遠非一二百年前可比了。我們今日種種人力和財力集中底社會和經濟運動，促使個人與民族間相繫關係日漸密切，尤其在大戰以後更爲明朗化，於是舊日所成立的法律秩序，勢必有難於支持底趨勢。

今日我們人類，民族和國際間底關係，自然不能仍受一種陳死的法律紀律底支配了。這種更新法律技術底偉大事業

，今日已證明在原則上爲法國三大法學者狄曠(Duguit)烏利五(Hauriou)舍尼(Gény)所開始。在這些新創的法學概念中，有一種是佔特殊的重要地位，因爲這一種新的概念在法學範疇中適用最廣，這便是法學上底制度概念(Le concept d'Institution du droit)。這種制度

概念，今日非但爲一般法學者所承認，而且更已成爲哲學概念中之一部。現在我爲介紹這種思想於國內底學者起見，本文分作二部來說：上篇闡明這種概念底內容，下篇指出它底功用，如何在謀與人權學說相安洽之外，得以滿足社會聯立關係(La solidarité sociale)底需要。

一

在。法。律。技。術。中。介。紹。這。種。制。度。思。想。底。大。功。臣，我們可以不遲疑地推到法國已故法學者，前杜魯斯大學法學院院長莫理思，烏利五氏(Maurice Hauriou)。

但是在烏氏歷年底著作中，如一八九六年底『傳統的社會科學』(Science sociale traditionnelle)，一九一〇年初版底『公法學原理』(Principes de droit public)，一九二五年新時代叢書第四種『制度與創業原理』(La théorie de l'Institution et de la fondation)一書他底備忘錄中，都顯出有各種大的變更。

烏氏在同一部門中往往把制度區別出『物的制度』(Institution chose)和『人的制度』(Institution personnes)二種性質。前者係向當事方面意志所制定的合法規

律。後者係依法所組成的團體，如國家各種結社和工團等。
科希教授 (Prof. Cuche) 在一九二五年向里昂社會宣

，制度是人羣集體底一件法律外衣。他對制度一辭下着如後的定義：

傳週所作的一篇演詞，關於「社會生活中為制度發達所成立的新的威權表示」中，曾也區別出那兩種相似的分類，不過科氏稱為「規律的制度」(Institution-règle) 和「機體的制度」(Institution-organisme) 吧了。他在這

「制度是一種具有生活目的和行動工具的機體，但這種生活目的和行動工具須在權力和時間上高越於所容個人底生活目的和行動工具」。參閱勒氏所著「制度原理」第一六八頁。

二大分類之外，尚附加上一種「組織的制度」(Institution-mécanisme)，那便是「規律的制度」之一種變形，係由許多規律底混合而成，至於那些混合規律底自動實施是以滿足共同或團體利益為目的。他對這種制度，曾舉出工人養老金底制度。

現在且讓我們來說明，遵照烏利五和勒那二氏底意見，究竟什麼是制度機體 (Organisme institutionnel) 底法律組織。

一切制度具有三種要素：

(一) 種主使的理念 (Une idée directrice)：

在一九三〇年，巴黎底出版界更有一本最重要的著作，代表現代法學之權威，那便是南錫大學法學院院長勒那 (Georges Renard) 教授所著「制度原理」，法學本體論 (La théorie de l'Institution, Essai d'ontologie Juridique) 一書。勒那教授好像是出乎烏利五底門下一般，也特別討論到制度底一說，這二人可說是完全達到了意見底一致了。然而勒氏在制度一說中，他祇承認烏氏所別二大分類中的一種，社會團體的制度。在勒氏看起來

防禦和保護領土或人格 (如國家或家族) 底理念，經營事業的理念 (如商務公司)，慈善的理念 (如醫院)。這種主使的理念，在那機體之中，便是最後之目的，行動的權力。主權是屬於這種理念的。它整個化於各部的機關，在一個共同目的之下服從一種必要的威權。在事實上，如果一個團體，其中各個人員都要互相依賴而無主腦，那末這個團體必定有錯亂不正的病象了。

(二) 威權，這便是說一種組織的權力，不過它自身

並不是最後目的，它是爲主使理念所用以實現目的之一種權力，同時這個權力是僅以這種現實化要求爲限。

我們從以上這二種要素看起來，制度機體和生物機體是沒有什麼區別。白爾那 (Claude Bernard) 氏在其所

著『實驗醫學引論』(Introduction à la Médecine expérimentale) 一書中，也曾把生物機體表示出『各個局部在一個主使理念之下，向一個全體爲和諧屈服』之特點。

(三) 制度機體底三要素，烏利五氏却借用了一個宗教上底名詞 Communion，現在我暫譯爲『團契』。這便是說團體內各部對主使理念及其現實化而自謀結合的行爲。烏氏在這里却並不引用爲一般人所認爲經常的「聯立關係」(Solidarité) 一詞。社會的聯立關係固然沒有疑問地表示局部對全體或在局部自身間互相依賴的情況，可是這一種互特的行爲有時純粹爲物質的或生理的，那便成爲一部機器或一種生物的機體了。至於『團契』則必須是一種心理的情狀：它包含着「信任」和「意志」底二種意義。因了這第三個團契要素，那制度機體始不爲物理和化學原素所組成，而是爲人類個人所結合。在這里，便是

制度底一種特點，勒那教授曾在其著作中屢爲申述。尤其他在所著『制度原理』一書之三百二十八頁上說：『制度是一種機體，但是在這個機體內每一器官是合爲一體的』。這樣便是制度底內部構造。

二

在我們把古典的，個人主義的和契約式的法律組織同人羣集體或社會及其新的，制度的或有機的法律組織相比時，這種制度概念之被介紹於法學，便顯出很大的功用。在法學上底個人主義概念中，人與人間底一切互特行爲是認爲次要的。個人自然的狀態，便是持有個人絕對主權的孤立狀態。像這樣的一種主權僅能以其自身或他在契約中所表達之意志而限制。於是在人與人間一切的法律關係，都得由這個契約行爲來支配，如婚姻和家庭，職業，國家，國際聯合會等，一切祇能有一種契約的性質。不僅家庭和一切的經濟團體，就是國家本身也都爲了社會契約底關係，莫不以入底意志爲其立足基礎。那末國際聯合會便祇能是國家間意志底產物，因爲國家正和個人一般是主權者，所以它底意志便應在國際間一種社會契約中表達出

來。

社會或任何團體契約性質，可以產生如下的邏輯結論：

第一，由意志所成立者，亦可由意志來撤銷。它不能為永久的性質。所以例如在婚姻一事，離婚不僅可由雙方同意而成立，更可由單方底意志而成立。再如工團（Syndicat）底結合，無論為工人或僱主都有自由退出的權利。就是國際聯合會也是因了這種國際契約性質之故，每個國家常得自由退盟。

第二，如果對所訂契約有所增損或有某種的執行時，必須得全體一致的決議。所以國際聯合會，除了獲得全體會員國一致同意之外，不能有何授權底行為。這種一致同意底體制，便和法國關於共同繼承人不可分割底原理相同，一般地是完全符合法學上個人主義哲學的。

然而我們却在這裡產生出一個相反的結果，在許多社會團體間，如合股公司，破產，執行某種工程的業主工團，選舉團體和政治或行政的議會，却以大多數的法律來代替一致同意的規則。可是如果在社會之內，主權係孤立地存立於團體中每個份子，那末為什麼一部分底意志得以制

勝其它部分底意志呢？一個人底意志是否比不上其它集合一致的意志呢？憑什麼理由少數人底意志便要使之就範呢？這至少是些不可思議的事。

盧騷（J.J. Rousseau）深知這點理由底不充分，於是就試欲把那種大多數的權力和一致同意底理念相調和，他便對這種由會議中大多數個人所制定的法律，在實際上視作一種『總意』底表示（在民約論第四卷第二章上明白地說到這點）。

我們對於這樣的懷疑論調，也不必再加以置辯。總之，在個人主義和契約的體制中，那種大多數權力底一說，在理論上是說不通的。我們須知生活底需要是和邏輯底需要帶有連帶關係的。所以在一大羣個人集成團體時，全體一致底同意是不能獲得的。全體一致同意底規律決不能使團體適應生活上新的環境，相反地它祇是一種嚴格的維持現狀而已。故我人在一種契約中習用大多數底法式，社會底事實往往和法律底構造相抗爭。這種法律和事實間底矛盾，實在便是法律自身底矛盾。

至於我們所講的有機概念，它所以異於契約概念者，便在其並不以社會底基礎立於個人間或國家間底意志之中

。這種基礎是立於人的社會天性之中。

人底這一種天性，需要有一種婚媾的團體以連結兩性，也需要有一個家庭的社會，在婚姻滿意時使足以連結由婚姻而生的父母和子女之關係。這種天性需要一種公民的或政治的社會，一種在經濟生活中互助的團體，也是由於一種相同的要求和利益。就是國際間經濟的互助合作，在現代也是一種天然的現象。分工底一說，今日已廣為推行到國際的社會，如是則國家和個人一般均不能存立於孤立狀態之中。所以國際間底經濟集團便和家庭，國家或職業底一般，乃立足於社會生活之需要，而非以人底意志為基礎。

這些社團，既為適應人類天性之所需而成立，則每個社團自應各在獲致一個確定的社會福利。這個社會福利便是主使的理念，這些社團所創生的最後目的。於是由此觀察，社團在制度或機體運用之中，便將成為實現其主使理念的一種有組織的個人團體，以代昔日所稱的契約。在這個觀念內，各社團底分子便不復為主權者，而是為一種社會福利底工作者。因此照着這個社會之法律組織說，在邏輯上不能容許構成分子底自由退出而損及社會的福利。

在同。邏輯之上，那個社團行使職務時，也不必需要會員一致的同意；那種組織的權力對一切是有威權的，俾如足以使團體和事實上的進化相應合。所以有機的集團是顧及未來的，並不像契約的集團祇懷念着過去。故烏利五和勒那二氏所創的制度學理，便如是以使各種自然和必要的社會，如家庭，職業，國家，國際社會等，都有一種合乎合於真實需要的法律機構。

然而在這里，便引起一種反對的論調。有人說，在這樣制度的法律體制之下，個人將為團體底強力所犧牲了。我們承認如果把一種制度觀念立於伏曠和杜克罕（Durkheim）二氏所倡現實主義和社會學原理之下，則自然將有這個危險，因為遵照他們二人底意見，個人不是權利底主體，他祇有對團體底義務或職務。

可是這種說法却並不是烏利五和勒那底制度原理。烏氏和勒氏是在於把法的秩序孕育於精神主義之中，同時在這個秩序構造之中，仍保留着個人之道德，信任和神價值之地位。歸納起來說，這是權利主體上基本的兩元主義；人和制度。

現在讓我們來說明個人在制度底法律原理中，烏勒二

氏究竟作何見解。

第一，個人財物之利益，他在身體上，智慧上和道德上的增進，理應視為最後目的，一切制度底共同目標，如家庭，國家，國際社會以及各種在經濟生活中所有的機體，莫不向着這個目標而行動。

家庭僅為個人而存在。夫權便和父權一般，是以由體力的保護而對其一家人員確保其全部智慧和道德功能為基礎。國家也有一種超乎本身底目的，這便是國民的共同福利。然而國家尚不僅是一種僅為其現在實際所有的個人而服務底組織。在時間上，所謂人類聯立關係之說，對本世代實代表着未來世代之權利（仍是未來世代的個人權利），於是為了未來世代之權利，不得不求本世代個人底犧牲或讓步。國際聯合會底目的既在維持國際的秩序，於是使也和家庭或國家一般，具有為人類服務工具底特性。

最後在經濟生活和大實業底法律體制中，如果我們祇看見那種組織的聯立的體系已逐漸代替了那些契約的關係，那末便自動地產生一種結論，這個新的體系實在能保護一個較大多數的人類利益。契約的體系，因了勞資雙方經濟力不平等之故，結局到個人企業底制度，於是事實上

造成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那種組織的團體體系，例如工廠評議會，工團，勞資均等的聯席會議，合作社等，大都為最大多數底利益所支配，於是始能到達經濟的民主政治之路徑。

個人尚不應僅視為制度底客體。我們理宜在法律構造和制度生活中加以分析。

在法律構造中，每個制度對其構成人員底支配權力並不是全部的，不過為了推行主使理念之故，始成為制度底專門目標，在這裡我們便不難發現制度威權上底權力限度。制度威權既應受其目的所範圍，則個人權利自必有制裁的保證。這種保證在家庭範圍之中，在民法上早已有濫用夫權和父權底規定。在經濟生活底體制中，有社團或國家憲章上組織的規律，以及應用對濫用組合權利底判例方法。在國內公法上，對於行政行為濫用權力或有所錯誤時得以向普通法庭或行政法院起訴。在國際公法上，我們今日也有保護少數民族底組織。

這種個人底保障，理應在國內以一切組合的機體來確保之。在制度生活之內，當對一件團體的或共同的事業合作，這尤其是被治者對政府工作底合作。

總結起來說：制度原理底要點和特點，不外如次各項：

(一) 一切制度因了它自身天性以及它所組織的聯立關係之故，對於組成團體底各員，需要每人某一種自主底犧牲，以代替昔日個人主權之說。

(二) 這種犧牲，其真理係立足於人們所應擁護的個

人共同的或團體的利益之上，尤其這種利益在時間上亦包括着未來的世代。

(三) 這種犧牲為制度之目的所限制。

(四) 個人對這種必要犧牲底贊助，乃是制度取得制衡的最大價值。

+ + + +

中國之元學及道德哲學

牟宗三著 定價國幣二元

北平景山書社天津大公報均有代售

內容共六章：

- 一，漢之天人感應下的易學
- 二，晉宋的佛老影響下之易學
- 三，清胡煦的生成哲學之易學
- 四，清焦循的道德哲學之易學
- 五，易理和之絮合
- 六，最後的解析

蘇俄的戰爭哲學及其統帥

孫寶毅

反共陣線之形成是現在世界政治的一個特色，反共陣線，又名法西斯陣線，主要的國家爲德義。德國素以反共產主義十字軍領袖自居，亦因爲這個關係，得到英國的同情，擴張軍備，橫行無忌。德國國社黨領袖戈林將軍，曾痛詆共產主義，認爲共產主義是破壞人類文化的惡魔。自從德國拉攏日本，簽訂防共協定之後，反共陣線，無疑的更是鞏固了。依照防共協定，日德須設常務委員會，討論防共方法，據說這個會議已於今年一月二十一日成立，並且已經開過四次會議，可見防共協定，不只是紙面上的協定，而已入實際行動之階段了。又按照日德防共協定第二款，已正式向意建議，請其參加日德防共協定。意國是否加入，雖仍屬疑問，但是此後世界局勢更形尖銳，則是無可疑的。日本擴張軍的目的，是在對付蘇俄，軍部在議會中已明明白白地說出。近來又風傳德意奧向將締結四國同盟之說。蘇俄有鑒及此，亦於最近改變作戰策略，而以（一）在敵國境地作戰爲原則，（二）凡遇挑戰，不必等候特

別命令，即可開火。這一切的一切，都是指明反共陣線與蘇俄的火併，期在不遠了。世界是一個整一體，和平是不可分割的，我們中國是世界的一環，其勢不能不受影響，或許也要混入這漩渦。我們目前所亟需的，一方面是決定我們的國策，一方面是明白雙方的實情。在歐洲大戰時，聯軍參謀部曾設立一個德國委員會，這委員會的任務是想像和研究德國的戰略，據說所起草的德國作戰計劃，與真正的德國作戰計劃，沒有多大出入。我真是佩服聯軍的厲害，聯軍的勝利，豈是偶然的？本文的目的，就在想研究反共陣線的對象蘇俄的實情。至於反共陣線的實情，則期諸將來。福煦將軍在所著「戰爭的原理」一書中曾說戰爭的最要關鍵是「Moral Factors」，戰爭哲學和大將性格，都是「道德因素」中之一，所以我們同時又將略說蘇俄的統帥。

一，蘇俄的戰爭哲學

蘇俄的戰爭哲學，總說一句話，不是以軍事經驗為基礎，而是以馬克斯的辯證法為基礎，這是最大的特點。

法國的軍事學說在歐洲佔一個主要的地位，但是大致而論，都以拿破崙的理論和戰略為標準。例如福煦將軍即以拿破崙為理想模範。一八九五年任參謀大學講師時，曾分析一八七〇至七一年德國軍隊和滑鐵盧戰役前法國軍隊所以優勝的原因。福氏的結論，認為決定戰爭勝負的最要因素為「道德因素」，即意志力，亦即中國所謂軍心。德國的軍事學說，則認為「按照計劃」，總是不會錯的，所以特別注重軍隊的組織，最著名者為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克氏曾下戰爭之定義曰：「戰爭乃戰略之延長，所謂戰略是指對外政策而言，所以克氏認為戰爭乃是一種純粹之政治原素，戰爭不過是用來達到政治的目的而已。英國的軍事學說，則不注重理論，而注重實際經驗，仍不脫英國民族性的本色。

至於蘇俄的軍事學說，則可以說是完全新的。任何國家的思想，都由前代思想家一脈相傳下來的，然而蘇俄的軍事學說則另當別論。根本上，蘇俄的體系是推翻傳統，而另開新頁，軍事學說不能例外。蘇俄的新軍事學說，是

以馬克斯，恩格爾，列寧的理論為基礎，換言之，蘇俄的戰略和軍事理論是以共產主義為基礎，亦即以唯物史觀為基礎。大致可以分為三個主要點：（一）認為戰爭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現象；（二）認為紅軍是階級獨裁的工具，和解放被壓迫民族，及無產階級克服資本家的武器；（三）認為軍事科學是戰略和計策。

在馬克斯，恩格爾，和列寧的著作中述及戰爭的地方，實在很少，但是蘇俄軍事理論家即以此為基礎，而發展他們的新學說。同時又採取德國克勞塞維茨的理論，不但紅軍中都念克氏書，並且蘇俄政府把戰爭論翻版。為明瞭克氏思想起見，我們可以引其戰爭論中一段如下：

「戰爭不僅是一種政治行為，而是一種純粹之政治原素，戰爭乃政治交涉之繼續，不過另以一種方法求達其政治上的目的。戰爭所以具有特別性者，不在其目的，而在其手段之特殊。政治之方針與企圖，不應與此種手段處於衝突地位，乃主持戰爭者與為主帥者所應要求者也。此種要求不可忽視。但即令軍事要求能影響於政治，要不過為政治意見之修改。以政治之企圖，目的也；戰爭乃手段也。當然有目的而後有手段，世間決無無目的之手段。」所

不同者，蘇俄以克氏學說與唯物哲學相連合起來，克氏的

哲學，互相一貫的。

戰爭定義曰：「戰爭乃政略之延長」，蘇俄的戰爭定義則

馬克斯和恩格爾在政治方面，本來是主張爭鬥的。馬

爲：「戰爭乃各國統治階級爭鬥之延長」。蓋因蘇俄心目

克斯的資本論中有一段說：「要徹底改造社會，最後一句

中的政治，乃是階級間的爭鬥，所以把克氏的政略解釋爲

話，就是戰爭或是死」。恩格爾在反杜林一書中，亦有說

階級間的爭鬥了。蘇俄又以經濟解釋歷史，當然認爲戰爭

到戰爭的地方。所以在共產主義者看來，從舊社會轉變爲

之所以發生，都是因爲物質上的理由。因之近代戰爭可以

新社會，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戰爭可以推翻舊制度，而創

分爲以下幾種：（一）帝國主義戰爭，其目的是搶奪市場

造革命的新力量，換言之，無產階級要推翻資本階級，勢

及生產原料；（二）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爭

；除非資本階級先放棄武裝。她說：「我們決沒有說過社

。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即指蘇俄自身，因蘇俄深信，資本

會主義共和國沒有武力可以生存的話」。所以，我們說其

主義國家總有一天與蘇俄開戰，戰爭的結果是引起各國內

產主義就是一種戰爭的哲學，並非過甚其辭，因爲共產主

部的內戰，而造成世界革命的時機；（三）被壓迫民族掙

扎自由解放的戰爭，而這種戰爭都有傾向無產階級革命戰

爭的趨勢。

就是推翻資本階級，抵抗帝國主義。要「推翻」，要「抵

戰爭的主要原因，既然是階級爭鬥，若使世間沒有階

抗」，其方法祇有戰爭。共產主義從「恨」出發，其結果

級，那末也就沒有戰爭，所以蘇俄並不認爲戰爭是永遠存

必然是「報仇」和「戰爭」。所以，雖然蘇俄外長李維諾

在的。資本主義完全崩潰之後，無產階級完全勝利之後，

夫在國際聯盟中，天花亂墜的呼籲和平，其骨子裏還是戰

戰爭也就消滅了。換詞言之，人類若要避免戰爭，或是終

爭，呼籲和平不過是一種策略而已。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

止戰爭，則只有促成世界革命，取消私有財產，或是生產

共產主義，雖很堂皇地提出取消常備軍，警察，和改善兵

工具公有這個法子。可見蘇俄的軍事理論是與共產主義的

士生活等等政綱，而其目的，亦不外是鼓勵軍隊中「階級

爭鬥」的意識，以引起革命而已。總而言之，共產主義之呼籲和平，並非爲阻止戰爭計，只是促成無產階級革命之進展而已，這是我們從他們的哲學中，所歸納出的結論。

摩格哥之反抗法國，印度之反抗英國，無產階級之反抗資本階級，或是蘇俄之抵抗帝國主義國家，這些戰爭蘇俄都認爲是應該的。資本主義國家，或是帝國主義國家，總是錯的，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或是蘇俄才是對的，所以蘇俄與資本主義國家戰爭，也是對的。我們現在可以把蘇俄的戰爭學說，歸納爲以下幾點：（一）戰爭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現象，所以是不可避免的；（二）戰爭的起源，都是因爲物質，以列寧的術語說，經濟是衝突的「客觀的內涵」；（三）資本主義國家間的衝突，只是促進無產階級之革命而已，所以蘇俄應極力把各國間的戰爭轉變爲內戰；（四）無產階級與資本階級戰爭，正義總是在無產階級方面；（五）共產主義負有歷史的使命，即推翻資本主義或是帝國主義國家，所以蘇俄與資本主義國家之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在沒有完成，歷史使命以前，蘇俄決不可放棄武裝，且應厲兵秣馬。

那末，如何完成歷史使命呢？其方法是加強紅軍，所

以蘇俄又認爲紅軍是階級獨裁的工具，和解放被壓迫民族及無產階級推翻資本階級的武器。紅軍與其他各國軍隊不同的地方，就在紅軍有階級的性質，紅軍的兵士都是無產階級，所以紅軍又可以稱爲無產階級獨裁的軍隊。紅軍的領袖托哈夫斯基（M. Tukhachevskii）曾說過紅軍是無產階級獨裁的工具，所以是無產階級革命的軍隊，它負有極大的使命，（一）保衛蘇俄，（二）保衛無產階級獨裁，（三）推進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換言之，世界革命之成功，有賴於紅軍，共產主義之成功，亦有賴於紅軍。因爲紅軍如此重要，所以必須嚴守共產主義的信條，共產主義之信條爲何，即無產階級獨裁，所以，紅軍只能爲無產階級的工具，不能爲其他階級的工具。史泰林在全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大會上曾闡明紅軍的職務；他說：「紅軍是解放勞動階級，及被壓迫民衆的軍隊，也是保衛蘇俄的自由和獨立的軍隊」，我們於此可見紅軍在蘇俄的重要了。

二、蘇俄的統帥

紅軍既然處在掌握蘇俄命運的重要地位，可見我們分

析紅軍統帥的品格和思想，並不是一件無益的事。說到紅軍，我們就想到現在流亡在墨西哥的托洛斯基 (Trotsky)。

托洛斯基是紅軍的始創人，他的名望，與列寧相等，他的照片與列寧的照片，一同掛在官廳，學校，和禮堂的壁上。但是後來給史泰林趕了出去，不但托洛斯基從此不能回國，並且他的豐功偉業都一筆勾消。不但沒有人敢談起托洛斯基，並且他的軍事理論，時常有人斷章取義的攻擊他的荒謬。托洛斯基的軍事理論是軍事的藝術論。即把軍事看成是一種藝術。他在第十一次全國共產黨代表大會

席上，曾表明這個態度。他說：「戰爭以馬克斯的方法為基礎，實是一種荒謬。這好像以馬克斯學說應用於建築學或是醫學的教科書上一樣的笑話。」托氏認為戰爭是一種藝術，並不屬於自然科學的範圍，根本上戰爭不是一種科學。因之，決不能以馬克斯學說為戰爭的基礎。托氏的學說，完全和蘇俄今日青年軍官的思想相反，青年將軍的思想為何？即以馬克斯學說應用於軍事理論方面是。一九二一年紅軍中青年將校，以福隆齊 (Frunze) 和格羅斯維 (Gusev) 為主腦，起草一方案，說明他們對於軍事學的新觀念。其內容是主張以馬克斯主義訓練軍隊，又主張以馬

克斯主義為軍事戰略的基礎。他們都認為資本主義國家與蘇俄間之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亟須把紅軍訓練成爲「世界資本主義」爭鬥的軍隊。托洛斯基極力反對，認為他們以馬克斯主義應用於軍事學完全是錯誤的。但是自從史泰林勝利之後，馬克斯主義一派的軍事理論家亦完全得勢了。一九二九年成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軍事研究院，這種研究院現在已成立六所，其目的是在研究馬克斯主義，排斥資本階級的或是反動的軍事學說，而創立以馬克斯及列寧的方法為基礎的新軍事學說。

除托洛斯基以外，現在紅軍中的主要人物，我們可以舉出四人。第一人爲總司令伏洛希洛夫 (Klement Voroshilov)，現年五十六。史泰林曾稱他爲「勞工階級的紅將軍」，以出身而論，伏氏實是一個十足的勞工階級或是無產階級。他的幼年是很窮苦的，曾和他的妹妹討飯，又曾做過牧童。二十二歲時即參加革命事業，他站在史泰林一方面，而反對托列哈諾夫 (Tolstoy)。一九〇五年革命時，他是朗格 (Loogansk) 蘇維埃的主席，鼓勵工人放火牢獄，被官方逮捕，因爲工人威嚇總罷工，得以沒有充軍到西伯利亞。雖然官方平定了革命，但是他於一

九〇六年又出現了，參加彼得斯堡共產黨大會。他當時十分佩服列寧。同年，他又參加斯普克花會議，一九〇七年，參加倫敦會議，當時共產黨分爲鮑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兩大派，他贊同鮑爾塞維克一派，該派領袖爲列寧。會議

後，他即回到朗格，從事於秘密工作，被官廳逮捕，充軍西伯利亞。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時，他在彼魯格蘭 (Petrograd) 的一個兵工廠中，他帶了一隊勇士在街上攻擊布爾喬亞階級。克倫斯基 (Alexander Kerensky) 終於不能壓制鮑爾塞維克黨而逃走了，伏洛希洛夫就任全蘇俄工人和兵士代表大會的議員。直到一九一八年，伏氏才開始領兵打仗。共產黨命他回到朗格，訓練軍隊抵擋白俄哥薩克騎兵和德國勢力之侵入。他帶領了五萬人，在炎暑烈日之下，長驅直入一千餘里。當時幫助他的，就是史泰林。伏氏的參謀部，都是一些怪傑，一個是裁縫師，一個是牧師的兒子，一個是珠寶商，還有幾個激烈的同志。這次戰爭他的功業很大，一方面佔領沙列津 (Tsaritsin)，沙列津的險要，蘇俄歷史家稱之爲蘇維埃的凡爾登；一方面隔絕高爾察克 (Kolchak) 和譚烈根 (Denikin) 將軍的連絡，他們是由捷克和聯軍的軍艦和金錢幫助的。伏洛希洛夫當時曾請求托洛斯基發兵救援，但是托洛斯基以諷諷的態度回答他。當時蘇俄內部黨爭愈烈，史泰林召回莫斯

科，伏洛希洛夫調到烏克蘭。烏克蘭是蘇俄的梅因 (Main)，當時白俄騎兵所向無敵，企圖直取莫斯科。伏洛希洛夫即訓練紅軍騎兵以抵抗之，紅軍騎兵的統帥是白登南 (Senion Budenny)，現在蘇俄的大將。

白登南是一位天生的騎兵，他的一生，大部分的時間是騎在馬背上。他和伏洛希洛夫在一星期以內訓練成二萬個善戰的騎兵，這就是有名的第一騎兵隊，於一九二〇年春，向歐洲進攻，直搗波京華沙之門。華沙成爲紅軍鐵騎的跑馬場，直到法國大將懷剛 (Weygand) 救兵來後，蘇俄紅軍才後退。不然，歐洲早已在蘇俄的鐵蹄之下了。是年冬季，白登南又率領第一騎兵隊攻擊懷剛 (Weygand) 將軍，佔領克里姆，歐洲俄羅斯從此後遂由莫斯科管轄。回到莫斯科後，即任爲蘇俄騎兵總司令，一直做到現在。伏洛希洛夫，於一九二五年亦任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同時是政治局的委員，政治局誰都知道是蘇俄最有力的機關，蘇俄全國的治安，完全由它維持。伏洛希洛夫很受人民的擁戴，所以有人說，若使史泰林傾落之後，大權勢必歸入他的手裏。

除伏洛希洛夫白登南以外，蘇俄尚有二員大將，一位就是紅軍遠東總司令加侖將軍，一位就是副總司令托哈希夫斯基。加侖將軍的真名字是勃魯希 (Blucher)，現

年四十八，出身爲農人，他是一位神秘的人，我們不能知道他真生在什麼地方，白俄說他是德國的罪犯，歐洲的新聞記者說他是滑鐵盧戰爭時有名的大將勃魯希的後代。他究竟何時加入革命工作，我們也不得其詳。據蘇俄傳記家說，開始於一九一〇年，一九一四年加入軍隊，一九一五年受傷甚重。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時，他在薩姆蘭（Samarra）憲兵團中秘密工作，他早已預備鮑爾塞維克十月革命，分散仇敵團體，破壞反對組織。一九一八年杜托夫企圖隔斷西伯利亞和俄羅斯，勃魯希即組織軍隊擊敗之。當時希察克（Chechek）將軍，受英國海軍的接濟，佔領薩姆蘭等城市，成立地方政府，攻擊紅軍。勃氏率領一萬二千人預備穿過敵人的陣線，但是苦戰了十二天，祇進佔了五十里，勃氏即改變作戰計劃。放棄所有軍需品和家眷，改變攻擊方向，終於他成功了，穿過敵人陣線，重與紅軍主力部隊接合。這次勝利，莫斯科方面簡直沒有想到，托洛斯基大爲褒獎，賜勃魯希以紅星勳章。以後二年，勃氏戰捷克於伏加，戰高爾察克海軍大將於西伯利亞，戰懷爾格爾將軍於克里姆。懷爾格爾將軍的軍隊在百利高（Perekop）掘了六個多月的戰壕，自陸地一直連到海邊，並且戰壕的背後是高達伯夫將軍（Kootepov）的部隊

，和機關槍及重砲陣地。但是勃魯希的紅衣軍士在冰天雪地的嚴冬晚上，奮勇進攻，居然勝利了，這是他最有名的一次打仗，政府因之又獎他一個紅星勳章。他第二次的名仗是在遠東，當時日本幫助白俄企圖在滿洲和蘇俄之間建立一個遠東自治國，終於在一九二一年被勃魯希打得四分五碎。勃氏不但是一個善戰的將軍，並且是一個精明的外交家。被他擊敗的柴門諾夫（Aman Semenov）。據說是一個最慘酷的人，現在仍在大連。

後來，勃魯希又捉住阿加利人恩根（Unger），此人坐在軍用車內奔馳於蒙古，組織佛教徒十字軍以進攻蘇俄。

一九二三年勃魯希隱沒了。因爲共產國際企圖促成世界革命，所以派他到中國來。加倫將軍的名字，就是當時得來的，他供給中國槍砲，又帶來三十個俄國軍官。當時蘇俄共產黨在中國的頭腦是鮑魯汀（Borodin-Berg-Gruenberg），現在是莫斯科日報的主筆。

加倫將軍第一步工作是訓練黃埔軍官學校，訓練出來的學生有六千多人，同時又組織了七萬多人的部隊，北伐遂開始。嗣後蔣介石清共，鮑氏與勃氏不得不在汽車中越過蒙古荒原逃到蘇俄去了。

勃魯希將軍現在是紅軍的遠東總司令，遠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火藥庫，並且自日本成立滿洲偽國之後，就時常聽得日俄兵士之衝突。德日防共協定成立之後，形勢更是緊張了。而勃魯希正是鎮守遠東邊疆的大將，以過去的勇敢善戰來說，將來他還有幾次名仗可打。

蘇俄的敵人，東邊是日本，西邊是德國。德國自希特勒上台之後，更明目張膽的攻擊蘇俄。鎮守這西方陣線的就是我們現在欲說的托哈希夫斯基(Tuchachevsky)。托哈希夫斯基在托洛斯基與史泰林黨爭的時候，因偏袒托洛斯基，曾一時放逐土耳其斯登。不久即回來，任命為軍官學校的校長。一九三〇年選為列寧格特共產黨的委員，現在是紅軍副總司令。托哈希夫斯基以攻打波京華沙出名，當時離華沙祇二十五哩，不幸給懷剛將軍擊敗。但是托哈希夫斯基在蘇俄最有名的，還是以他的軍事理論。

簡單的說，托哈希夫斯基是馬克斯學派的主將。他認為壕溝戰在將來戰爭中決不重要，所以他主張紅軍應以防禦為原則。他在蘇俄百科全書上寫了一篇文章，文中的大意是說現代戰爭不是將領指揮軍隊，而是整個國家的問題。他又認為領土的得失在未來戰爭中是十分重要的，佔領

了敵人領土，可以減弱敵人的力量和勇氣，同時又可以使戰爭的目的更形貫徹。現代資本國家的訓練民衆，實是養虎自患，足以制死自己的命，因為一旦戰爭發生，被剝削者一定槍口轉向剝削者。換言之，托哈希夫斯基的戰略是先佔領敵人的領土，使敵國中的普羅階級加入他們的戰線。托氏又認為戰爭的計劃須依靠國際的條約，如此才能使敵人孤立無援。應用外交可以維持戰時與他國的經濟關係，如此才能避免經濟封鎖。換言之，托哈希夫斯基的戰略是連給某一資本國家以抵抗另一資本國家，而逐漸各個擊破，以完成蘇俄的使命。軍力的強弱，應與生產力相適合，所以軍備應該包括在經濟建設的計劃裏面。蘇俄第一五年計劃，與第二五年計劃，充分表顯出這個趨勢。未來的第二次大戰一定比第一次大戰更慘酷，飛機的發達，化學毒氣的發明，都足以說明將來戰爭的性質。戰爭的目的，不但在達到政治目的而已，又在得到經濟基礎的安全，所以從政治和經濟兩方面論，蘇俄的獨裁制度實勝過議會政治，因為獨裁政治能集中全國政治經濟的大權，如此才能應付將來的大戰。

總說起來，托氏雖主張紅軍以防禦為原則，然而他心

目中實是一個主張攻擊的人。他曾說戰爭以結束愈早爲愈好，即使不得不延長，亦必須使紅軍處於有利的地位，不然只有奮勇進攻。此外，托氏又有一個重要的意見，就是他認爲軍事行動應隸屬於戰爭的政治目的，不應隸屬於目前的政治利益。

結 論

我們統觀蘇俄的戰爭哲學及其統帥，可以結出以下幾個結論：

(一) 蘇俄的戰爭哲學是以馬克斯主義的哲學爲基礎的。馬克斯主義應用於軍事學方面，托洛斯基曾加以反對，當然托氏的見解有相當的真理，但是軍事應隨政治走，蘇俄理應有這一套戰爭哲學。

(二) 從蘇俄的戰爭哲學方面看，蘇俄的最後目的還是世界革命。史泰林的「在一國之內建設共產主義」，外長李維諾夫的呼籲世界和平，以及加入國際聯盟，不過是一種策略而已。根本上，紅軍是以實行世界革命爲目的，而以普羅革命先鋒隊自居。

(三) 蘇俄的共產主義就是戰爭哲學，蘇俄的戰爭哲學就是共產主義，兩者是一個東西。若使蘇俄不改變現在

的戰爭哲學，則將來總有一日出師進攻資本國家。改變現在的戰爭哲學，換言之就是放棄共產主義，這是不可能的。所以蘇俄與資本國家的戰爭，也是不能避免的。

(四) 蘇俄的紅軍是政治性質的軍隊，這是與其他國家最不相同的地方。軍隊是否應與政治連絡，實是一個大可討論的問題。

(五) 蘇俄的政制是獨裁，獨裁的長處是集中權力，而權力是最危險的東西。一方面蘇俄的統帥，都是雄心勃勃的人物，一方面紅軍又染上了政治的色彩。所以政治上的獨裁者是否能與軍事上的領袖融和一致，實是一個問題。近來傳聞紅軍叛變，可見並非是完全沒有根據。

以恨爲出發點，以戰爭爲手段，以世界革命爲鵠的，是共產主義的真面目。

這種主義是危險的，並且是走不通的，因爲走不通，所以勢必要改變方向。最近托洛斯基一派由共產主義轉而與法西斯國家勾結而圖恢復資本主義。史泰林一派亦由其共產主義轉到社會主義而與資本主義國家合作，實是一個明證。現在世界上那裏有真正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不久是要消滅的，這是我們可以斷言的。

一年來東北經濟動態

鄭桂泉

在一九三五年改組了「帝國在滿機構」之後，雖「九

一八」事變後五週年的一九三六年，日本廣田內閣，

仰承着軍部意旨正把「對滿重要國策之確立」在移民政策

及投資助長策等七大國策，迅速在這「生命線」上實行。

日滿布洛克之創立其目的不僅在直接的「國防」作用

，這裏更潛伏着更深的欲望——乃企圖解決日本國內經濟

上一切根本矛盾。因此爲加強統治起見，所謂「一元的監

督權」不能不把握到。然而出乎意外的是一九三六年一年

中的結果證明並不怎樣順利進行。

第一件表現的是日本的在東北的東印度公司——滿鐵

會社的證券價值疲弱。据年首東京清算所之報告：

「由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之四年間，日本資金投

向滿洲國之總數，共達八萬萬日金；但此等資金之外流，

並未引起重大之騷動，事實上已由日本對滿輸出之增加

所抵銷。此種出超數目，在前述之期間內，達五萬七千萬

日金；但日本歷年投入滿洲之資金，若果一旦呆板滯死，

則內國（指日本）證券市場必受嚴重之影響」。

這種預測的恐懼在證券市場裏流行着。南滿股票在市

場於是並不像前幾年那樣受資本家歡迎。南滿鐵路一邊採

取基本步驟，以求調節各項債券之價格；在另一方面，又

擬就龐大久長的投資計劃。依照南滿鐵路董事部所擬定，

及經軍事當局核准之計劃，在此後五年之內，將投資於下

列之類門：

類 門 數 額

改良國有鐵道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建造新鐵道 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建造拉新港(Rashin Harbour) 八、〇〇〇、〇〇〇元

建造柯落島港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建造撫順電力站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以南滿鐵道會社名義投資於左列各公司——

溶煤公司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製鉛廠 四、〇〇〇、〇〇〇元

蘇打廠

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出賣各附屬機關股票

一四、〇〇〇、〇〇〇元

煤鑽公司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三七 收集人民持有股票之未償部分

一二六、〇〇〇、〇〇〇元

蕭華（譯音）銅廠

一八、〇〇〇、〇〇〇元

出賣債券

八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化學廠

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三八 出賣債券

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以上直接投資，共計 三五六、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三九 出賣債券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購買中東路股票

八、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四〇 出賣債券

四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由南滿鐵道會社附屬機關投入左列各企業者——

偽國電氣工業

一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總計

四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元

偽國煤工業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外加近年增加之經費

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偽國鉛工業

八、〇〇〇、〇〇〇元

此外尚有日本政府擬將朝鮮各鐵道併入南滿會社，作為財產上之投資。就現勢而看滿鐵社在東北的投資共達一

偽國蘇打工業

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偽國化學工業

七、五〇〇、〇〇〇元

、〇一七、二一五、〇〇〇元。其中百分之八十五是投在鐵路上的。新式交通器具的發達，使統治更加順易。從上述所擬五年計劃看來，此後投資的趨向將側重在工業的開展上，利用殖民地低廉的勞動與原料，為更大利潤之獲得

按以上間接投資共計為二二四、五〇〇、〇〇〇元以上擬議之投資數各項總計 七二八、〇〇〇、〇〇〇元

這龐大的款項的籌募，南滿會社亦擬有臨時計劃，其

程序如下：

年度募款方法 可得數額

一九三六 收集人民持有股票之未償部分 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元

出賣債券 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宗主國對殖民地之另一目的，乃在求市場的獨佔。日本封鎖東北市場之真相，可由外商在東北投資的數額看出來：

國別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六年

蘇俄 五九〇、〇〇〇、〇〇〇 元 八、三三二、〇〇〇 元

英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〇一九、〇〇〇

美 二六、〇〇〇、〇〇〇 九、二九〇、〇〇〇

法 二二、〇〇〇、〇〇〇 二、七三〇、〇〇〇

瑞典丹麥 一、二〇〇、〇〇〇 三、一〇五、〇〇〇

共計 六七二、二〇〇、〇〇〇 四一、四七六、〇〇〇

在總的投資額上，一九三六年較一九三一（事變前）減縮十二倍以上。在「壓迫收買」「秘密關稅與水腳折扣」「雙管齊下」之政策，連歷史悠久的德商西門子電料公司也在一九三六年壽終了。

東北的貿易是偽滿的經濟情況盛衰所繫。東北四省本是我國唯一的出超區域。一九三五年十月偽元與日圓保持相當聯繫之後，藉通貨之安定，日本在滿貿易更能圓滑的進行。一九三六年整個貿易統計數字尚未發表，不過從大連一篇通訊上，可看出日本的仰賴於偽國原料的貿易怎樣昂進：（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海申報）據日人設立之「滿洲重產組合」發表，本年十一月份由大連輸出之東北特產物，大豆十七萬二千九百十噸，豆餅三萬三千八百五十三噸

，豆油二千一百八十一噸，高粱四千零三十九噸，比較上年同月大豆增加六萬一千八百噸，豆餅增加六千六百噸，豆油減二千二百噸，高粱減三百八十噸，計輸出於歐洲者，大豆增加五萬四千噸，幾增倍數，但該次大豆，因上年水豆關係，故大減少，今年輸出歐洲十二萬噸，亦屬平常，豆餅亦然，輸往日本者增加四千五百噸，美國增三千四百噸，豆油則適得其反，歐洲減二千五百噸，中國減二百八十噸，高粱輸出於日本者減三百八十八噸，此或因原料價高之故，茲將輸往各處統計與上年同月比較列左。（單位噸）

(一) 大豆

	(本年十一月份)	(上年十一月份)
日本	四八、一五〇	二四、五八七
歐洲	一一〇、九六五	六六、三四五
美國	——	——
南洋	二、八一八	一、八三六
中國	九五四	三三二
朝鮮	二三	——
合計	一七二、九一〇	一一一、一〇〇

(二)豆 餅

(本年十一月份) (上年十一月份)

日本	一八,八三五	二四,二七一
歐洲	一五四	一,三七四
美國	四,三二七	九四二
南洋	三七八	五〇四
中國	六三	一七
朝鮮	八七	一二八
合計	三三,八五三	二七,二三六

(三)豆 油

(本年十一月份) (上年十一月份)

日本	—	九
歐洲	九九六	三,四八三
美國	七七	八四
南洋	四	一九
中國	一,一一三	八三一
朝鮮	—	—
合計	二,一九〇	四,四一七

(本年十一月份) (上年十一月份)

日本	四,〇三九	一,五六四
歐洲	—	—
美國	—	—
南洋	—	—
中國	—	三〇
朝鮮	—	—
合計	四,〇三九	一,五九四

在一九三六偽滿對外貿易值得提出兩件事是美國大豆之競銷及德偽商務協定之締結。前者實在給了偽國的貿易一致命傷。偽國最大宗的輸出無疑是大豆。本年五月二十六日國際貿易市場上，美國大豆價格每噸較滿豆少一鎊，且其出產額也超出偽國十倍，因此在東北僅有之兩大歐洲大豆出口公司德利富公司 (Messrs Louis Dreyfuss) 及東亞公司 (East Asiatic co) 均取銷其與偽國訂購一萬噸的期約，而轉向美國商訂。四月間德噸商務協定，乃基於德國「物物交換」的貿易政策，以德的工業品軍火與偽滿大豆相易，隨使德國在偽滿的貿易活躍，得以屈居日本之下分得一羹，真是東西兩位難兄難弟！

(四)高 粱

農產品生產狀況據日人主持之東北農產物收穫預想調查會所發表的預想額與一九三五比較增減如左：

大豆	四、〇九二、八四五	增三〇三、六七四
其他豆類	三三三、五一三	增一八、五二四
高粱	四、一一一、七七七	增一二二、三八九
粟	二、〇七七、六八二	增一五八、一九二
玉蜀黍	二、一二一、五五三	增二四二、二七四
小麥	八三四、八六四	減一七〇、七七八
水稻	四三三、一七〇	增一三八、二八三
早稻	一三六、七六八	減一〇、五〇三
其他穀類	一、〇五二、六二八	減三八、四八一
麻實	三四、八二七	減一〇、三八七
荏	一三一、〇九五	減五〇、二八九
合計	一六、三六〇、七二二	增七〇二、九〇〇

又關於大豆及小麥之各僑省收穫預想額如左：

僑省別	大豆	小麥
吉林	九六三、〇四三	四五、九五七
龍江	四四九、六八八	一六二、二一八
黑河	二、二五四	四、一一一

三 江 二四七、四〇一 一五五、〇五九
 濱 江 一、〇五八、四〇〇 四二〇、八九七
 關 島 九一、九五七 二、八九六
 安 東 一六〇、三六〇 二、九二〇
 奉 天 九六二、四九九 三五、二四二
 錦 州 一五七、二四三 五、五六四
 合 計 四、〇九二、八四五 八三四、八六四

東北農產物——自九一八事變以後，因天災人禍之連結，已下降至極底限度，乃近一年來，雖不持續下降，亦無明顯上升之突漲。尤其是大豆，其原因不外有四：（一）農民不願種大豆而種其他農產；（二）租稅之苛重；（三）土地立法之不穩定，因帝國移民，農民常會失去其土地；（四）民不聊生。

農業大都偏重在偽滿南部，在北部荒原上，帝國主義的鐵蹄也不會放鬆過，松岡洋右（滿鐵總裁）曾到過哈爾濱視察，在報紙上發表的談話有一段：

「我老早夢想着在北滿廣大的平原上，看見成羣的牛羊。」

日本在北滿也擬就步驟，第一步先在哈設煉乳廠。此

外又擬在北滿大量種植圓形番薯；撥一百萬元經費開展畜牧五年計劃；又企圖以機械開墾與種植。

關於交通方面事變前有鐵道六千七百餘公里，現已達八千三百公里，由所謂「鐵路總局」經營；此外完成的汽車路有六千五百公里；新敷設的電信電話二千二百公里。而航空線之開闢，更爲努力，最近期內成立「滿洲航空會社」，建八大幹線：（一）日本聯絡線（二）瀋陽通化線（三）錦熱線（四）蒙古線（五）大連哈爾濱線（六）東滿線（七）北滿線（八）北洋線。航線共長七千九百七十八桿，較一九三五年增三千〇五十六桿，飛機員三千名。這一切都可以看出統治者是在怎樣利用新式交通而短空。

間的距離以求順利的進行侵略與壓制。

據最近報告，在滿洲各鐵路之管理業經統一，繼鐵道指導局之後，將設工業局，從事農田機械化之監督推進。

「生命線」的另一目的，在移民，日本鑒於年來武裝移民之失敗，今後已擬就五年計劃，預計五年內開發鐵道腹地荒地七百五十五萬畝，建立「鐵道試驗保護村。」

然而東北決不是安靜的，到處是「不靖匪賊」橫行着（參看盛京時報滿洲報各縣通訊），統治者有計劃的統治，英勇的農民也更作英勇的抗戰。統治者固然夢想在「這廣大的平原」上看見了滿是馴伏的「成羣的牛羊」，但結果怕會使他們失望吧！

研究實際經濟者不可不讀的

中 行 月 刊

中國內地墾殖問題的檢討

日本經濟使節來華與經濟提携

蘇北鹽墾區農村放款概況

青島金融經濟概況

第 十 四 卷 第 三 期

漢口經濟概況

二十五年份各地重要商業盛衰之觀察

國內外金融經濟概況

國內外經濟大事記

書 信 一 通

與友人書

熊子真

佛家石相通釋上卷大意中，有小註一段，謂陸象山兄弟並有民治思想，有疑爲無徵者，此未深考之故耳。按象山語錄，嚴沁所記有云：松嘗問度山云。有問松，孟子說諸侯以王道，是行王道以尊周室，抑是行王道以待天位。當如何對。梭山云：得天位。松曰，却如何解後世疑孟子教諸侯篡奪之罪。梭山云：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先生再三稱嘆曰，家兄平日無此議論。良久曰。曠古以來無此議論。松曰，伯夷不見此理。先生亦云。松又云，武王見得此理。先生曰，伏羲以來皆見此理。（見象山集卷三十四。）據此，則象山兄弟確有民治思想。但其辭旨隱約，不欲深論。或恐觸當時禁網及世儒攻擊。故引而不發。是可惜耳。至云伏羲以來皆見此理者。則以易之爲書。首明民治自由。乾曰，羣龍無首。卽其義也。（無首謂不立政長，晚世無政府主義者，說亦近此。）

又象山狀其兄子壽有云：湖之南，有寇侵軼，將及郡境。先是建炎寇虜之至，先生族子壽嘗起義應募。是後寇攘相次犯州境。壽皆被檄保聚捍禦。往往能卻敵，州里賴焉。至是壽已死。舊部伍願先生王之。以請于郡。時先生適在信之鉛山。聞警報急歸。抵家，請者已盈門。却之不去。日益衆。先生與兄弟門人論所以宜從之之義甚悉。會郡符已下。先生將許之。或者不悅。謂先生曰：先生海內儒宗，蹈履規矩。講授經術。一旦乃欲爲武夫所爲。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不答。今先生欲身爲之乎。先生曰，文事武備，初不可析。古者有征討。公卿卽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長也。衛靈公家國無道，三綱將淪。既見夫子，非哲人是尊，社稷是計，而猥至問陳，其顛荒甚矣。故夫子答以俎豆，而遂行。夾谷之會，三都之墮，討齊之請，夫子豈不知兵者。或者又曰：禮別嫌疑，事有宜稱

使先生當方面，受邊寄，誰復取議。此閩里狠事，何足以累先生。今鄉黨自好者不願尸此。尸此者必豪俠武斷者也。今先生尸之，人其謂何。先生曰：子之心，殆未廣也。使自好者不尸此，而豪俠武斷者卒尸此，是時之不幸也。子亦將願之乎。事之宜稱，當觀其實。假令寇終不至，郡縣防禦之計。亦不可已。主者或非其人，乘是取必于閩里，何所不至。是其為慘，蓋不必寇之來也。有如寇至，是等皆不可用。無補守禦，因為割剗。仁者忍視之哉。吾固以許之為宜。先生于是始報郡符，許之。已而調度有方。備禦有實。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為重。詳此所云，則當時士大夫視地方自治自衛之大計為閩里狠事，相率恥而不為。此實吾民族衰微之原因也。子壽當時獨與兄弟及門人謀，而力排盲俗之非難。毅然身任其事。兩漢以來，士大夫具此識力者，可得幾人耶。今雖效法民主之治，而知識分子，猶無肯身入農村者。友人桂林梁漱溟，獨提倡村治，而身入窮苦鄉邑，以實行其主張。漱溟固為陸王之學者，故有此一段精神。

又通釋大意中，有魏晉融佛于三玄，其失則縱，云云。賢者以為不妥。湛翁亦有是言。竊思後漢已有天竺及西

域僧徒薩摩騰，竺法蘭，安世高等，先後來中土。梁慧敞高僧傳，稱摩騰中竺人。善風儀。解大小乘經。法蘭亦中竺人。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為天竺學者之師。譯經五部。安世高則安息國王子。精阿毗曇學。諷持禪經，備盡其妙。所出經論，凡三十九部。又有支謙者，本月支人。志在宣法。傳譯般若道行般舟，首楞嚴等三經。自餘若佛朝，安玄之倫，並有宣譯。見稱後世。由漢末迄于六代，梵藏高僧來華宣法者，蓋不勝數。然則魏晉間談玄之風，自當感受佛家影響，不為臆測。縱云羅什以前，釋宗學理，猶未闡明，然由僧徒之儀軌，與少數譯述，未嘗不沾被玄風，別有啟悟。輔嗣之談易老，向郭之注蒙莊。雖妙悟獨得，毋亦其時玄風已啟，應運而興者歟。然精神擅清談者，若王衍輩，本無學術。與輔嗣玄家，不當並論。若晉世僧徒，多以玄旨而談佛法。皆踐履高潔，無所謂縱也。其陷于縱者，乃在清談之精神。是亦曹魏之遺穢也。此與佛家無關。總之，謂魏晉玄家便已融入佛家思想，此說似亦太過。吾初下筆時，固欠斟酌。但若謂其完全沒有佛家影響，恐又不得無過。

編者後記

戰爭的全體性可于兩點來表示：

(一)須有計劃，用理智，而不能是口號與情感，就算完事。(二)乃是全民族的精神與物質兩方面的總表現與總奮鬥，而不是某一地某一團體之事。這兩點特性，君勤先生都具體地說明了。我于此願意再說幾句。現代的戰爭所以須是全體的，乃實是事實的逼迫，不得不然。所謂事實的逼迫就是現代文明的逼迫。現代的文明是科學的，是組織的，是機械的。工業經濟的機械性，組織性，逼迫得現代的戰爭不能不是全體的，不能不是有計畫的與整個的。現代的物質條件不同于拿破崙時代，所以戰爭的性質也不同于往昔。就中國目前而言

，實够不上全體性戰爭的程度。因為物質條件實在並不具備。君勤先生所謂「戰爭最重要的基礎，一點也沒有準備」，也即透露了這個消息。其實，嚴格說來，並不是沒有準備，乃是程度不够。譬如考學，先假設程度够了，到考試時，再準備一下，許可期其成功。如果程度不够，那便不是準備的問題，倒是從根本上下手，一步前進的問題了。在目前中國言戰爭之全體性，只能是求大家協力合作，不要再分崩離析，各自為政。這還是政治的問題，不是剛才所說工業經濟的物質條件所逼迫的全體性之戰爭。此點須應深切注意。中國的經濟程度不够，一般農村的生產還是原始的

，封建的。工業根本談不到。商業是販賣。所以一旦與外族開戰，若站在現代戰爭的立場上說，是不能與先進國相敵的。不過這却不是說，中國不應與外國打仗。若一旦到了生死關頭，非拚命不可的時候，則這個原始經濟的民族也未始不可集中心力與敵國一拚。理由就是野蠻足以破壞科學，足以使科學無用武之地。兩個民族間的標準不同。工業經濟的戰爭體系不能耀武于原始經濟戰爭的體系。一一八的上海戰爭就足以證明這個事實。所以我們的大刀體系可以與日本的科學體系相抗至一月之久。依此而言，我不是胡適之一流的悲觀論者或宿命論者。仗仍然是可以打的，我們並不

要以大刀而洩氣。但這是至不得已時的就事論事而言。若站在社會的進化的

吾人于此可給作政治運動者以具體而切實的目標。

切的指點，願大家共同討論。

上說，我們當然希望我們的經濟體系

我在上期的後記裏面說：「中國

立齋先生的三十年來中國學術思

，漸趨于統一，獨立，現代化，成爲

的文化，從某一方面看，很有吸引人

的。現行的社會情形是：（一）刺激

科學的，組織的，機械的。作這一步

的力量，這吸引人的一方面是那一方

，（二）情感；（三）行動。這都是

是從根本上下手以求發展的問題，不

面？我們願指而出之。從另一方面看

，反理智的。反理智即是思想不健康，

只是準備的問題。欲作到這種經濟的

，它又特別令人沮喪，這令人沮喪的

或甚至根本無思想。我在上期後記裏

發展，則政治的上軌道，國家的統一

一方面，又是那一方面？我們也願指

，說到健康思想的問題，其用意也是

，都是必須的。但是統一必有統一之

而出之。」這兩個問題的解答，可略

對此時弊而發的。我們願意作這個運

道。一在確立政制，二在消滅黨治。

見端倪于政治家與革命家（離中）一

動。願大家深切注意，並身體力行。

這是根本之點。故現代戰爭之特性，

文。此文對於傳統文化，對於革命，

足使我們不得不催促政治趨于開明。

對於將來的政治運動，諸問題皆有深

史泰林治下之蘇俄

張君勳著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再生雜誌社發行部代售

再生雜誌

第四卷 第三期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十五號出版

北平西城石板房

編輯者 再生雜誌社

發行者 再生雜誌社

本刊投稿規約

1. 凡關於思想文化政治經濟諸論文無論譯著一律歡迎
2. 稿件以五千字左右為合格
3. 言論須出於自發
4. 稿件未經登載者如付足郵票可以退回
5. 登載之稿略致薄酬
6. 來稿請寄北平西城石板房甲二十一號再生雜誌社收

本刊價目

國內各埠不另加郵費特刊訂閱者不另加費	國外加郵費每册五分	全	半	零
		年	年	售
		二十四册	十二册	每册
		一圓二角	六角	六分

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

張君勱著

三十二開 實價九角

再生雜誌社發行部代售

佛家名相通釋

上下兩卷 定價一元五角

熊十力著

國立北京大學出版組代售